



我,方濟

聖方濟亞西西的精神

我，方濟

聖方濟亞西西的精神

卡羅·加勒度著

公教真理學會出版

“IO FRANCESCO”

Carlo Carretto

© Carlo Carretto, 1980

© Cittadella Editrice

我，方濟一聖方濟亞西西的精神

翻譯及出版：公教真理學會

發行：公教進行社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15-18 號

大昌大廈 17 樓

電話：2525-7063

傳真：2521-7969

電郵：bookshop@catholiccentre.org.hk

網址：http://www.catholiccentre.org.hk

承印：恒友印刷公司

版次：1986 年 6 月初版

2006 年 11 月二版(印 1000 本)

ISBN-13：978-962-8909-19-3

ISBN-10：962-8909-19-3

【版權所有】

目 錄

導言	成聖—只是一個夢想？	1
第一章	我，方濟	9
第二章	窮人才是拯救者	17
第三章	我們的天主是貧窮的	23
第四章	貧窮的奧秘	29
第五章	快樂的同伴	40
第六章	佳蘭，我的姐妹	50
第七章	這就是幸福	61
第八章	我的教會，我的教會	73
第九章	象徵的說服力	89
第十章	非暴力第一	98
第十一章	黑夜	108
第十二章	我的逾越	118
與聖方濟亞西西同禱		127

導 言

成聖——只是一個夢想？

在我們的一生中，至少會有一次夢想成聖，夢想做聖人。

當我們在生活的各種矛盾的重負之下顛躓時，我們可能在一瞬間，意識到自己也許可在深心之內，建造一間簡樸光明的小室。

當我們面對自己的自私而感到震驚時，在奮力掙脫——至少我們希望如此——各種感覺枷鎖之餘，也許會發現真自由與愛的可能。

被中產階級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悶得發狂時，我們可能忽然看見自己在現世的大街小巷裡——帶着光明與愛、全部兄弟姐妹的愛的訊息，準備好隨時在無條件的愛的祭台上，為某種生活作見證，証實着重貧窮與愛的生活，使人容易融通和聯繫。

上述的各種心境，都是方濟進入我們生活的時候。

我相信沒有一個基督徒——天主教、基督教或東正教——會不把方濟亞西西和人的聖善聯在一起，或不曾興起任何仿效他的意念。

正如耶穌是一切的基礎，瑪利亞是真正的母親，保祿是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徒一樣，方濟在所有的教會內，是敢冒險窺探成聖的奧妙和顯示成聖是每個人都可能達到的目標，最理想的典型和化身。任何人，如果他曾想過，在一個人身上可能見到聖善的話，他就能從方

濟的貧窮和溫良中見到人的聖善，就能和他一同唱造物讚美詩，能夢想跨越無信仰和恐懼加於人的限制，而真能馴服豺狼，與燕子和魚交談。

我認為方濟是在每一個人的根裡，因為每個人都可被恩寵觸及——正如成聖的召喚是在每個人的根裡一樣。

然而，實實在在地存在於歷史之內的方濟，也可以在歷史的任何時刻，超然於歷史之外。

他可以置身於羅馬帝國街頭從事巡迴傳道工作的第一代基督徒羣中，和他們一同傳播一個嶄新的喜訊。他也可以處於中世紀的宗教改革之間，重建被政治鬥爭削弱和受錯誤的妥協威脅的教會。他也可以生於一個奇形怪狀的時代，以他奇異的貧窮和謙虛，向司鐸界的驕傲挑戰，因為他們奉行司鐸為人民之主而非人民公僕的信條。他也可以被置於現代的世界，作為現代人的典型，突破他們的焦慮和隔離，革新他們與大自然、與人和與天主的交談。

尤其是與天主的交談。

讓我解釋。

如果這是真的，其實是真的，我們的確生活在一個有史以來最反神的年代，不過，我們也真可以幾乎不必付出什麼代價，就可以把情況扭轉。

在這個包圍我們的、滲透着各種張力的大海，這個由我們的痛苦和誠意的追求所淨化和準備好的大海裡，只要最少量的催化元素，就可以馬上引起一次突然的、完全的沉澱。我越來越習慣見到，歸依的人離我們很

「遠」而不是很「近」。每當我被邀請去講論天主時，我發現最有興趣聽的總是一直都在否認祂的人。

雖然，自由和正確思想與研究的精神，加深和凝固抗拒一切的心態，但在超越者突然透射下，馬上就炸開而成爲接受一切的心態。

於是，即使被視爲沒有天主的存在，無論對什麼事件都無用處的物質，忽然之間，也要被天主恆常的臨現照亮，轉而向我們訴說它最深的奧秘。

現代的無神論，在它奮力地從過時的宗教文化解脫的時候，就是極端的信仰爆炸的前夕。這赤裸且透明的信仰，必定獲得更活躍的能力，而潛思天主內在一切的標誌：一致性，以及祂三位神體的完全超越性。



但我們從何開始？

我們怎能在自己之內找到力量去相信世界可以革新，去再尋獲和平及我們失去的喜悅，去希望，並在堅實的基礎上再從事建設。

我們都覺得，經過了一個長時期無數令人焦慮的災難之後，歷史至少已到了它最後的痛苦階段，面臨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有人說這是一個即將來臨的啟示，也有人說是核武器的恐怖時期。但即使我們不願想得太遠，依賴我們最基本的希望——不過這是一個可悲的希望，和平能克服恐懼，這恐懼能阻止人按核子的按鈕。當我們站在一行又一行的機器後面，我們感到不安，我們驚奇的發現，

科技已把我們引到一條黑暗的、令人不愉快的、甚至令人窒息的隧道裡。

在一個灰濛濛的秋天的早晨，當我們看見，被晨霧籠罩着的、我們小時候快樂地在水裡玩耍戲水的小溪，竟是一條骯髒的水流，佈滿泡沫、垃圾堆積如山，我們又可說什麼？這可不就是繁榮與文明的反面嗎？

我們當時所感受到的不舒服是深刻的，比我們最初所意識到的更深刻，它對我們的傷害，也比我們所想像的更大。

長此下去，它會毀滅我們的歡怡，破壞我們的平安。它使我們坐立不安，使我們不愉快。

最後我們會憎恨每一個人、每一種東西。

我們不願再想起它，所以灌下幾杯酒精，或點起一支香煙。

但在我們的內心，創痛依然存在。它遮住了生命的遠景。

如果我們偶然經過自己的母校，或是我們以前的工作地點，甚至數年前的舊居——也許是我們用自己的雙手，一磚一瓦，汗流浹背才建成的小屋——發現它已變成廢墟，那一片破落的景象使我們憎厭，甚至連走近那地方也不想——此後，即使是日常的工作，也蒙上一種失敗的色彩。

我們教堂高聳的尖頂，再也沒有力量和我們傾談，再也不能啟發我們了。

現在唯一對我們有吸引力的就是逃避，或嘗試新的、甚至危險的刺激——我們變成了冒險和犯法的最佳

人選。

甚至一些好的東西也打了折扣。母親把許多時間用在別的事務上而不用在照顧子女上，父親總是有外務要離家。我們已開始走下坡。我們對社會或工作失望與不信任、心靈的乾枯和煩厭——爲了取代已妥協或被毀的價值而過分追求肉體享樂所造成的後果：這一切我們現在根本沒有辦法逃避。

我們只要看一看「今日公映」的電影目錄；晚上到火車站去打一個圈，看看那裡的候車室如今已變成了無根和遊蕩的男女的公共宿舍；花幾小時逛逛市中心，看看診所門口排長龍等待注射美沙酮的癮君子，我們就可以說服自己，相信我們已面臨歷史上異常嚴重的時刻，這是前所未有的。

像一種瘟疫已到了潛伏時期一樣，邪惡已滲透了整個人類。邪惡瀰漫在上下、左右、前後、裡外，邪惡無處不在。

前幾天我重遊柏林圍牆——這個不斷地存在的荒謬，在它四周的人們照常生活，好像認爲這是無關重要的。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堵牆只不過是其他無數的牆的外在標記，這些牆都是分隔人和事物的牆。真正的牆是在我們的內心，它分隔窮與富、國與國、子女與父母、人與人、人與天主。

我們，像柏林圍牆分隔東、西德；像耶路撒冷分隔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像所有孤獨地生存在宇宙之間的男女一樣，從我們最深的內臟，分裂爲二。

目前，一切都是平靜的——但一切都已到達爆炸的邊緣。

不錯，我的確相信我們可能已到了面臨最後啟示的前夕——除非……



我現在納尼窟，要在此獨自生活和靜修幾個月。再一次，我向曠野的誘惑投降。這是我可以接觸絕對、接觸天主的聖所，這也是真理的花朵綻開之處。這個在高處的方濟會靜修的巖洞，可以媲美班尼阿比的沙丘或厄色侖凌厲的沙漠。其實，它們都同出一源；因為當富高小兄弟到非洲的沙漠獨修時，他就是做當年方濟所做的事。方濟曾到撒巴斯奧洞穴或拉維納的沙蘇比高荒野潛修。

最主要的還是天主，和祂所臨近的環境那份幽靜。

我選擇這個隱修所，因為這是方濟會的一個特別的地方，聖人曾在此逗留過幾次，這裡的一切，都表現出最完美的一致性。無論是樹林、大石、建築、貧窮、謙虛、簡樸和美，都能揉合而形成表現方濟精神的傑作——是世世代代的平安、祈禱、靜默、生態、美和人性戰勝時間的矛盾的一個範例。

當我們看到這些隱居所，這些追求平安和祈禱、歡愉地接受貧窮的人們隱居之所，我們找到蹂躪現代文明造成焦慮的矛盾的答案。

你看——這些大石對我們說——你看，和平是可能的。當你建造房屋時，不要求奢華，只求最基本的要素。這樣，貧窮會變成一種美，然後，放出和諧——正

如你在這個隱居所見到的情形一樣。不要毀滅樹林以建造工廠，製造大量的失業者 and 不安；幫助人返回大自然，再學習欣賞那巧妙的主題，感受寧靜和與大地及藍天接觸的喜悅。不要貯存金錢——貶值和貪婪的人在你四周埋伏着；敞開你的心門，和你的兄弟交談，為最窮苦的人服務。

不要把你的勞力濫用在建造只能維持半個季節的事物上，消耗你手頭上所剩的任何少量的資源；但製造你在這個井邊見到的這些水桶——許多世紀以來，人們曾用它汲水，現在仍在用着。

你所提到的消費者主義的弊病只不過是一種掩飾。你企圖用語言窒息良心不安。即使在你說話時，你就是消費者主義的奴隸，缺乏任何革新的能力和想像力。

然後……

放下你對兄弟姐妹感到恐懼的重担，完全不設防和謙虛地與他們來往。他們也是人，和你一樣。他們甚至也和你一樣需要愛和信任。

「不要憂慮你要吃什麼、穿什麼」(瑪6：25)；放開心懷，你不會有所欠缺的。「該先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瑪6：33)，然後一切都會為你安排妥當。「一天的苦足夠一天受了。」(瑪6：34)

然而，這個隱居所象徵，手足之愛是可能存在的。

它說，天主是我們的父親，一切受造物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平安就是喜樂。

你所必須做的，只是下決心去爭取。

試試看，兄弟姐妹；試試看，你們會發現那是可能的。

福音是真的。

耶穌是天主子，他拯救人類。

非暴力比暴力更有建設性。

貞潔比不潔更令人愉快。

貧窮比財富更令人振奮。

✱

兄弟姐妹們，試試想這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多麼不平凡的探險。

如果我們實行方濟的計劃，我們可以避免核子的最後毀滅。

不總是這樣嗎？天主向我們建議和平。

爲什麼不試試看？

卡羅·加勒度

第一章

我，方濟

我在八百年前，生於意大利的亞西西。八世紀後，我還記得過去的一些事。

當我問自己，為什麼我能在人們的心裡，留存這樣長久，耶穌在福音裡給了我一個答案，這一節就是一般人所稱的真福八端。他所說的真福與塵世有關，但在天堂上仍然是真的。耶穌的答案是「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不錯，我不如坦白承認：我是溫良的。或至少，我非常希望自己是溫良的，而且我還為此而下過不少工夫。

如果我仍在世上，我一定仍然打着同樣的旗幟。人們對暴力已感厭倦。他們可能覺得和平相處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他們非常希望能這樣做。他們直覺地喜歡綿羊甚於獅子。

我很感動，居然還有人記得我，方濟，賓納度的伯多祿的兒子和……一時想不起我母親的名字。知道她的名字的人不多，但大多數人都記得我父親的名字。這是事實。你還是重男輕女！然而母親對我的恩情，比父親還深。她是法國的波溫斯人。她很會唱歌，她比亞西西人更愛亞西西，因為她有品味。

現在，讓我告訴你吧：她叫碧嘉。她美貌溫柔，而且有信仰。

不過我父親卻沒有什麼信仰。他愛錢財，錢到他手

裡，很容易就會增加。他是個布商。

錢對我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我不必付出什麼代價就可得到它。我父親卻勞心勞力，不斷地積聚錢財。每當他的商隊在前往法國或其他地方的路上時，他就要冒很大的風險，可能被襲擊，也可能被搶掠。不要忘記，那時路上還有強盜攔路打劫的。要成功就必須冒險，時時要提高警覺，保持平衡，不過也不失。

不錯，金錢對我沒有什麼意義。我有另一套不同的價值觀——美、歌唱、友誼、和榮耀，尤其是榮耀。

感謝我父親和他的金錢，還有我母親的高級品味，我度過一個典型的、被驕縱的孩子的童年，讀書的時候少，嬉戲的時候多。

除此之外，我還可能有其他的生活模式嗎？

我父親，渴望有更多的兒子延續我們的家族，而他得到的，只是我這個相當孱弱的兒子；他怕我夭折，因此，盡量把我接受教育的時間推遲。而我那出生於法國南部的溫柔的母親，更處處維護我，不使我操勞、費力或勞苦。

試想想這種家庭教育的結果吧。

因為他們太愛我，以致把我縱容成一個禍患。

我說禍患，因為這正是他們的感覺。

我的父親要我承繼他的事業，做一個商人。但過慣了懶散生活的我，當然不願意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貨倉或鬧市裡。

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對我的希望是什麼呢？我從來沒想過她的希望是什麼。她只要我留在家裡陪她，和她

一同唱歌，做她的乖兒子。

但她也不知道一個真正的乖兒子是什麼。

我可以告訴你的是：她溺愛我，非常、非常溺愛我，因此，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

但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裡，除了溺愛之外，你還能做什麼？高級的品味到處可見，最關心的就是金錢，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卻不會做任何事。

不，這不是真的。我會做一些事。唱歌、打扮，開舞會。

我開始在亞西西結交朋友，我的少年時期就在這個唱歌是每個人的野心，打扮是每個人消磨時間最好的賞心樂事的文化氣氛之下展開。正如我永遠不缺錦緞一樣，我也絕不會缺少朋友。我生活得像一個國王。

我逐漸長大，家庭的計劃也隨着我的長大而擴大。克紹箕裘，我當然應該和父親一樣，做一個商人，除此之外，當時那些「出身好」的子弟另一個熱門的選擇就是從軍。

哦，我不是說亞西西的青年都熱中於效死沙場。從軍表示榮耀，表示舒適的生活和特權。

亞西西是在比魯格和士布列度之間，位於一座山下的小鎮。它根本不需要軍隊。

但從軍是當時的潮流。人們喜愛閃亮的鎧甲和戰馬上掛的多姿多采的飾物。當然，這些公子哥兒一定會從戰場上生還歸來的。中上階層的國民的死亡，在從軍是為趕時髦的情況之下，是不可能發生的。

他們回來慶祝五月聖母加冕的慶典，向鎮裡仕女壇

耀他們閃閃生輝的鎧甲，對於這些事，那些婦女往往比她們的男士更熱心。

那些不能從戰場回來的，是為這件事而特地從監獄裡拉出來，奉命打仗的可憐蟲。這些人總是那些卑微和容易欺騙的人，他們只有一柄短劍，促使他們走向戰場的，就是一生總不離他們左右的痛苦。

事實擺在眼前，我實在不是經商的材料。即使母親也同意我的判斷，為我擋開父親最後的指責。父親對我的失望，更加深他對他越來越興隆的商店的擔憂，由誰來承繼呢？

現在，在我們家裡隨處可見到鎧甲、劍、護胸甲等軍人裝備了。

當時混亂的政治情況，適時為我的計劃帶來了一個刺激。

樂赫奧榮登教宗寶座，成為教宗依諾森三世。三個月後，一一九八年春，亞西西人攻擊而且摧毀了象徵王權的石堡壘。

事情演變得相當嚴重。比路基亞準備給亞西西人一個教訓。這個教訓在亞西西人來說實在不愉快。我們戰敗了。

我說「我們」。不錯，我也在那次的戰爭之內，我是受到自己的同鄉和母親讚許的微笑而勇赴前線的。我的鄉親對於我那套閃亮的鎧甲和護胸甲簡直著迷了。

我父親蹙眉對我說：「處處小心。你沒有判斷力。你只不過是一個夢想家。」

我的確很小心。

在格來斯達，我軍和比路基亞人遇上時，我根本沒有和任何人交手，而我最後的遭遇是所有不懂得軍事策略的人的遭遇：被俘虜。

我對此當然不開心，雖然，基本上說我是做了父親吩咐我做的事：小心。

但我追求榮譽之心遭受到一次重擊。

被俘虜。這是多大的恥辱。

在被禁於比路基亞期間，我意識到從軍實在不適合我。但我又不能肯定自己到底要做什麼。

如果我不想從商，而從軍——真正的衝鋒陷陣，殺敵流血——又不適合我這個夢想家，那麼我還有什麼可做呢？

那真是令人沮喪的一年。被監禁的生活是疲累和痛苦的，儘管在比路基亞人的幫助下，我能和家人接觸，並得到他們的接濟。

我病了。

我日夜不停地思考。我生活在自己之內，深入地追索自己淪落到這種貧困和被擊的情況的根由。我終日浸在悲傷的大海裡。

我一生從來沒有這樣愁苦過。我想我得病的原因其實就是愁苦。

無疑，後來我嘗到喜悅，真正的、活着的喜悅。但在這個時期，當我垂頭喪氣的時候，我確確實實嘗到了一個青年所能嘗到的抑鬱：不知道何去何從。

這種槌心刺骨的愁苦可以是一個致命傷！

我覺得自己要被窒息了！

在我之内的生命爆炸性的攻擊力，被一個厚厚的懷疑的傷口遮住——無信仰、無希望和無愛。

大概我的沉默和死氣沉沉的可憐相，激起比路基亞人的同情心。他們把我釋放了，准我回到亞西西。他們大概會說：「這個傻小子一定不會給我們的城市帶來什麼危險！」

我被釋回家使我母親樂壞了。我想，只要我能回家，就是見我帶病回來她也是喜歡的。

這就是母親！

母親的細心照顧加上亞西西的陽光，我的健康逐漸恢復了。

回復健康之後，我發現自己變了——大大地改變了！

由於縱容和溺愛而得不到好的教養，使我心田的土壤堅硬，想不到被囚禁的悲傷竟能把它掘開。我意識到我長期的疾病其實是一份恩寵。它就像一把鋤頭，把土壤掘開，打鬆，讓春天的氣息綻放。

最重要的還是它為我做了兩件大事。它奪去了我的安全感，它給我換上一雙新的眼睛。

至於安全感，它真的把它取去了，使我嘗到一個卑微、孱弱、不安全、生病的人的困苦，使我明白這樣的一個人只能從謙虛中找到真理和愛的道路。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我的眼睛對事物有新的看法。

我覺得我以前從未真正看見任何東西。我現在才明白聖詠這一句：「(它們)有眼而不能看」(詠115：5)的真正意義。

我一直沒有看見！

不錯，現在我看見太陽、月亮、大地、小溪和花朵。我以前沒有看見它們。我忽視他們，認為它們是風景的一部分，是理所當然的。我看它們和我看任何陌生人沒有兩樣。

但現在它們和我講話，我感到它們和我很接近。我愛它們，它們令我感動。

實在，當我看着太陽落下去時，我禁不住哭了；當我見到青草地上開滿罌粟花和百合花時，我感動得流淚。

一切對我都是這樣新，永遠這樣新。當光流入我眼裡，它便在我心裡變成喜悅。

我想，我一生第一次真正的祈禱就是在這時候，雖然以前我常和母親一同祈禱。無論如何，在這一刻，我需要感謝天主。

感謝天空。

感謝大地。

感謝生命。

感謝天主。

天主！

天主對我有什麼意義？

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

我，方濟。這個生長在意大利中部鄉下的孩子，和我所有族人，從遠古以來，已呼吸着天主。我從我們的橄欖樹的柔嫩中見到祂，從我們偉大的風景攝人的美，和流動的光、透明的亮麗中見到祂。

一個生長在如此可愛、如此和諧的環境裡的人，竟不曾意識到天主就臨在这一切中，這是怎麼可能的呢？

不可能，我的同胞相信天主，我也相信天主。

但天主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天主對我有什麼意義呢？

這是很難說明的。

我所能告訴你的、最簡單清楚的答案就是：天主過去對我的意義，現在全部湧進我的生命裡。

我從兒時就聽說的那位遙遠的天主，現在和我很親近，祂開始透過祂放在天空和地上各種奇妙的標誌，即我們所說的受造物，和我談話。

我開始體會到祂就在我四周，祂派了許多奇妙的使者和受造物前來。

我感到祂要和我談話，所以我不斷地問：「主，祢要我做什麼？」

我越來越多問這個問題。最近，在士布列度，我最後一次企圖使自己成爲一個軍人失敗後，我更熱切祈求上天幫助我作一個決定。我心裡不斷地迴響着這個問題：「方濟，你要選擇誰：僕人或主人？」「主人」，我回答：「主，你要我做什麼？」

第二章

窮人才是拯救者

身為中產階級的富家子弟，我從來沒想過，拯救我的竟是貧窮。

由於母親的教養，同時也受了那時代我所接觸的教會的態度影響，我一直都以為，我們這些有錢人才是窮人的救星。似乎，窮人必須依賴我們才能生存，而我們的慷慨就是他們的救援。沒有我們，他們注定死亡。

我們是多麼盲目啊！

相反才是真的，生活正要向我展示這一點。

窮人才是我的救援，我不是他們的救星。

那是他們使我重新站起來。

我在前面已告訴過你，在我久病初愈時，我同時也獲得一雙新的眼睛。大量的窮人開始湧進我的生活中，他們佔據了我的注意力，他們教育了我。

我隨處都見到他們——在教堂的石階上、在人家的門邊、在大街小巷裡、在避風雨的小柵裡、在乾草倉裡、在鎮上、在郊外、在各處。

如果你想想，在我那個時代，老年人沒有退休金可領，社會救濟金更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時，你就不難明白那種制度的結果是怎樣的。

工人一旦停止工作，無論是因病或老年，他必須到街上行乞。乞丐的數目在無止境的增加，社會受到貧窮的瘟疫所侵襲，無論是國家或教會都沒有辦法克服它。

窮人完全依靠大眾的賙濟，和好心的基督徒不斷地

推行的濟貧活動而生活。

皇后和富人吹噓他們在緩和貧窮問題方面的貢獻，貴族家庭也發現，這是表現他們的慷慨、大家長作風，或在較樂觀的情形，表現正確的仁愛，最具體的機會。

在郊外，沒有一間住屋，不特別騰出一個堆積乾草的角落，以方便流浪的乞丐度宿的。任何基督徒仕女都不會忽略她的職務，特地留一些麵包和湯，救濟那些以基督之名上門行乞的人。

我的母親對窮人也是很慷慨的，總是給他們許多東西。我常見到許多窮人在我家出入。

不過，如我以上所說，當我開始重獲新生，並以新的眼光看事物後，我對窮人也有新的看法。

其實，我所有的新的看法，主要是對窮人的。我應該說，拯救我的，正是這些窮人，是他們把我從自私的深洞裡拉出來的。

我從他們身上找到生活的力量，因為我從他們身上找到我的明天、我的聖召，和終生從事一些有意義的工作的喜悅。

還有，窮人教我學會了我以前所做不到的忍耐，學會對自己的無知懺悔。至於溫順、滿心喜悅地接受他人的饋贈、保持希望和堅持到底的勇氣，更不必說，當然是從他們那裡學來的。

不過，最重要的是他們開啟我的心，使我能去了解……不，我現在還不能說出來。稍後我會告訴你，他們帶我去找到的那一位的名字。耐心等一會兒。

*

我對窮人的新看法導使我成爲一個徹底的賊——這是由於我的衝動和幼稚的極端思想所造成的。偷盜變成我最喜好的消磨時間的方式。我不想告訴你，在這期間，我從家裡偷取了多少物品！

於是所有的抽屜、剩餘物資，全部被我搜刮一清。我搜索、剪割，然後帶着物品溜走。每次施捨回來，我都滿心快樂——而且越來越不怕父母的責罵。

當然，這還用說嗎！

我母親放縱我。不過父親卻比較嚴厲，尤其是當他意識到他的兒子方濟所造成的壞影響後（他聲稱兒子沒有判斷力，不識好歹，有點糊塗），他開始對他的貨倉嚴加防備！

第一次使父親大發雷霆，是我決定不順從他的願望和他一同經商，但現在這一次卻更嚴重。我偷取他店裡的東西。

我們衝突了。我是過份些，終日游手好閒，而他卻生性貪婪和吝嗇。於是，他越來越不喜歡我了。這一來，只苦了溫柔和放縱我的母親。她對我的偷盜行爲總是隻眼開隻眼閉，總是勸我父親說：「耐心點，暫時不要管他，他的病還未完全好。」

但我已痊愈了，完全痊愈了，真正痊愈了！

自從我發現了這條容器互換法則後，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心曠神怡過，我恨不得把全亞西西的財富賣了去幫助窮人。

容器互換法則？你想知道這是什麼名堂嗎？讓我告訴你。當你開始注意你四周的貧窮問題時，你學會的第

一件事就是這容器互換法則。

取之所餘，濟之所需。

這是一條簡單定律，是所有政治家和政府各部門都應該採用的原則，但……

幼稚如我，在實行這條法則時就犯了錯誤。很簡單，我偷取，以為這就是實行這條法則的做法。我看不出為什麼要服從教會法。但……

一些成年人如我父親對事情卻有不同的看法。

我承認，妥協不是我的本性，而我的父親也太驕傲，不肯承認他的兒子，可能會一時糊塗。實在，我的行為的方式，的確使不少人認為我是糊塗了，頭腦不清醒。

這真正激怒了我父親。他的鄰居輕蔑的微笑，重重傷害他的驕傲，這比我的慷慨傷害他的貪婪更甚。他們狡黠的目光似乎在暗示：方濟·伯多祿的兒子發神經了。他們也相信這是事實。如果你認真地追隨基督和福音，人們（尤其那些常上教堂的人，認為把自己放在天堂與現世之間，處於在這「下面」享受一切和在那「上面」蓄存安全感之間，就能解決他們所有的良心問題的人）會告訴你，你的神經有問題。在你使自己和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差別時，他們會說你的神經錯亂。

這樣還不夠，在這一連串狂熱的行動中，我更脫去華服，換上破爛的粗衣——這樣，我開始被人在背後嘲笑，甚至投石，好像放棄正常的態度，我就必須被「嚴肅的團體」所排斥。不錯，如果我父親到了在主教面前嚴厲責罵我的地步，我與他的衝突，就絕對不只是因為

他的錢了。那是因為他不知道亞西西人會用什麼眼光看他，這對他是很重要的。

現在既然事情已公開了，我也表明我的立場，主耶穌啟發我在這時作一個殘酷的、清楚的，但具有傳道性的表示。

我脫光自己的衣服(當然是我父親給我的)，把它擲在他脚下說：「從現在起，我再也不是賓納度的伯多祿的兒子方濟，我是天主的兒子方濟！」

老天，這不是很利害嗎！

我意識到自己對父親實在很殘忍，但我也感到，人們並沒有在他們的生活中活出福音的訊息，同時他們一直在殘酷地把一件很真實的事——貧窮，當作玩笑。

不錯，我當時很殘忍。但，我太年輕了，也不成熟；同時，我的貧窮，仍處於第一階段——就是你所說的「社會公義」。

基本上，我這樣做是摑了中產階級一巴掌。我的破粗衣旨在對他們說：「你們不見嗎？你們是賊。你們逼使你們的同鄉，淪落到貧窮的階層！至於你，賓納度的伯多祿，你是藉榨取那些替你工作的人們最後一滴汗水而致富的；你的生活和興旺，是那些以前替你工作、現在失業、老弱躺在亞西西教堂門口討飯的人們的眼淚換來的。」

赤身站在主教面前，我當時感到多麼正確、多麼堂正！

到了今天，我還在問自己，當時我從那兒來力量，作出一個這樣驚世駭俗的舉動，那是我與虛偽分家，和

一般認為是「好」的言辭翻臉的標誌。

不知道是爲了端莊還是爲了愛，主教把他的外袍披在我身上。我想這是爲了愛吧。無論如何，他是愛我的，並且努力了解我。

在那一刻，有一點我是很肯定的，我感到自己是在窮人的教會內，代表所有窮人。同時，我有一種感覺，好像直到那一刻以前，那件外袍還是有點冷的——也許因爲太華麗了，飾滿許多無用的飾物。

第三章

我們的天主是 貧窮的

現在，我眼裡再也沒有天秤，我開始見到受造物驚人的美，見到窮人有待解除的痛苦，我感到靜默和懇切祈禱的需要。

在亞西西郊區，不缺可供人獨自祈禱的地方，無論在蘇巴西奧山上的大樹林，或來到草原的曲河邊，我很容易就沉入獨自的祈禱和哭泣之中。

我穿隱士的服裝，這給我一種超然和完全自由的感覺。我喜歡赤腳在原野上奔跑，心裡充滿天主開始撒在我身上的快感。

那是一二〇五年秋天，橡樹、白蠟樹、白楊樹、赤楊樹的葉子都變成一片赤褐色和透明的黃色，它們以壓倒的氣勢，向我宣示，我是生長在一個多麼美麗的地方——這個明顯地為崇拜天主而造的地方。現在，我已開始稱這位天主為「我最高的主」。

在山下，離曲河不遠處，有一個我特別喜愛的地方。那裡，在一片草地圍繞着的空地上，有一座奇美的小教堂，那是一座很簡陋的建築，用粗糙的石頭建造，而且非常靜。它就是聖達彌安諾堂，它似乎是專為我而造的，因為我不只鍾情於窮人，同時也鍾情於窮教堂。

我在那裡做了我生平第一次的避靜，每當我坐或跪在地上祈禱時，我總可以看見牆上和屋頂上的裂痕。這

教堂快要倒塌了。

但在祭台上方歌德式的圓拱下，卻有一個很美麗的苦像，是拜占庭式的；這苦像對我最有啟發性和最令我喜歡的，是耶穌臉上所流露的仁慈和他那雙看去異常謙虛和溫柔的眼睛。

我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凝視着苦像祈禱和哭泣。

我哭得這麼多，以致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每每在這種時候，我就對自己說：「方濟，你真是個嬰兒。」

但我還是不斷哭泣，流淚對我也真有好處。

有一天，當我又凝視苦像時，我有一個很清楚的印象：它的嘴唇在動*。就在那一刻，我聽到有聲音對我說：「方濟，修葺我的房屋！你看，都毀壞了。」

我很難說明這件事對我所產生的影響。這好像把我與隱蔽的世界聯繫起來的訊息，終止了我長期以來的搖擺不定、狂熱和不停的追尋。

我覺得有無限的甜蜜，直透我心。我禁不住上前親吻那座苦像。

*（我希望你不要被我所見到的，「嘴唇在動」這件事所困擾，也不要被我聽到的聲音所迷惑。現在我對這種事情有較深刻的了解，我可以告訴你，使你不至於陷入錯誤的神秘主義或迷信，而能在信仰的精神下接受一切。

事實上，那個木製的苦像的嘴唇並沒有動。因為，譬如說，如果我的父親，賓納度的伯多祿那時就站在我身邊，他，身為一個富人，又有那樣高級的品味，他一定什麼也聽不見。

看見苦像的嘴唇動和聽到聲音的是我。因為我是在信仰中看到和聽見的。一直都沒有人可以解釋，這種在人性與神性的分水嶺之間的現象，到底是怎樣發生的。我們所知道的是，這樣的事完全在信、望、愛的範圍之內發生，是絕對個人的。

教堂裡只有我一個人，我可以跳到祭台上去擁抱耶穌。

我不知道我在那裡逗留了多久。我只是不停的摸着、撫着、默想着基督。

我不停地在涕淚與嘆息之中親吻他，或親吻他的手，或吻他腳上和肋膀的傷痕，並用手輕輕地撫摸他，就好像一個在熱戀中的戀人一般。

我必須承認，在那一刻，我對於基督的降生，感到非常震驚。

正如窮人曾經激發了我，使我奮發；此刻，天主的降生，變成了我全部問題的唯一答案。

耶穌是一切的縮影：在他之內，天地的一切矛盾，都融合在偉大的、有活力的、神聖的團結之中，可以滿足人一切的渴望。例如在聖達彌安諾教堂裡，我感到自己完全被基督所充滿、了解、解釋——最重要的，我感到非常幸福。

* 天主以意象、光、聲音包裹我們的信仰，以補足我們的貧乏，和使我們看清我們與祂的關係。不過，這關係本身的正確性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上的。

亞巴郎在信仰中看見天使，雅各伯也是在信仰中看到直通到天堂的梯子。梅瑟是在希望中看到那叢燃燒的荊棘，而若瑟卻在愛中解釋他應該娶瑪利亞為妻的夢。

但就外在而言，沒有任何明顯的事情發生。

當伯爾納德在巖洞內看見童貞瑪利亞時，在她身邊的幾千人卻什麼也沒有見到。

重要的——使我們與神的關係有價值的——是天主用來和人談話的工具：信仰。）

耶穌的十字架是人性的快樂，是愛對一切問題的答
案，是所有矛盾的解決。它可克服每一種緊張，它是天
主對死亡的勝利。

如果天主子已死在十字架上，我就得救了。

一切憂慮必須消除。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世界的主人。

每一個窮人都很富有。

每一顆心都得到滿足。

每一個計劃都可能推行。

我從祭台上爬下來，開始在教堂裡跳舞，赤着腳。

我像一個小丑，樂狂了，充滿生命的活力。

我唱、我笑、我哭，我在地上打滾，好像那隻神鷹
傷了我的心，又好像我再也裝不下由愛的侵襲而湧上來
的快樂。

我不知道我這樣完全沉醉在喜悅之中過了多久。我
只知道，有一段時間，我站在有一條像我手掌那樣寬的
裂縫的牆邊，我立刻記起耶穌對我說的話：「方濟，修
葺我的房屋。」

我不是石匠，事實上，我一生從來未做過任何事。
但我可以向你保證，在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建造
一座像聖露芬諾總堂一樣大的教堂。

何況是聖達彌安諾教堂呢？

我跑出教堂外，開始到處收集大石塊，尤其是方形
的。

但我很快就被人阻止了，因為有些被魔鬼迷了心竅
的卑鄙小人跑來對我呼喝：「喂，這些石塊要用錢買

的，那是我的石塊，到別的地方去找你自己的！」

我為主而重犯偷盜的行為，受到了指責。但這指責並沒有抑制在我內心湧出的喜悅。這喜悅流遍我的全身，甚至使我手腳麻木。我的雙手本來是很細緻的，現在卻因為這種粗重的勞動而顯得很粗糙了。

我決定到亞西西去乞討石塊。

我對事不認真的名聲——其實好久以來我已有改進——現在，在我開始收集石塊後，更是每下愈況。

看，伯多祿的兒子又做什麼傻事了！

他的確是瘋狂了。

是的，我亞西西的朋友們，我是瘋狂了！

我是為愛而瘋狂。

我再也不能阻止愛。

我再也不能抗拒愛。

只要我凝視耶穌，我就混身被愛所焚燒。

你不知道嗎？我最高的主就是天主的兒子！你不知道嗎？他降生為人，而且，是個非常、非常貧窮的人！

你看他是多麼貧窮啊，他什麼東西也沒有留下。

他、天地的創造主，紆尊降貴地居於我們之中。

他並沒有委派別人，他親自來了！

他也沒有為自己作什麼特別的安排，好使達官貴人接納他，讓他處於高位；他更沒有在一生中，為自己帶來舒適與享受。

他並沒有以自己的威能和神性保護自己，他像我們之中最卑微的人一樣，接受了生命和生命給他的一切。

他是天主，但他成了我們之中的窮人、弱者。他受

傷害、受誹謗、被監禁和被判有罪！

亞西西人，大發慈悲吧！給我幾塊石頭，讓我修葺天主的教堂！

然後，我跑啊，跑到聖達彌安諾教堂去。

我不能離開這地方，不能離開那個苦像！

我決定住在那裡，常常留在那裡，靠他人的施捨和工作度日。

我請求在那教堂裡獻祭的司鐸，常在苦像前點着一盞燈，永遠不要讓燈熄滅。我自告奮勇供應燈油。

如果我的血可以燃燒，我絕對樂意用它來點亮苦像前面的燈。這苦像為我揭開了所有受造物的奧秘，幫助我了解基督真理和一切不可見的事物的真理。

第四章

貧窮的奧秘

聖達彌安諾的苦像曾向我啟示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一些我努力保存在記憶裡的東西。於是，它變成了我生命中的標準指示。

貧窮並不包含在幫助窮人的行為中，貧窮是我們自己成為窮人。

幫助窮人是最根本的，因為這是一種功能和愛的表現。但做一個窮人卻是另一回事。

耶穌曾經是一個窮人。

我，方濟，也有希望做一個窮人。

我開始清楚地了解，做一個窮人的意義是什麼。我不必往外求，我只要效法窮人或效法耶穌就行了。

貧窮表示什麼也沒有，或幾乎什麼也沒有，表示不擁有財富、物質、金錢和安全感。就好像那些窮人，就好像耶穌一樣。即使這樣還不算完全。即使這樣仍然只是屬於貧窮表面的、外在的、可見的現象而已。

真正的貧窮是深入事物的根源，直接接觸它的精神。因為耶穌曾說過：「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5：3)

這句話是怎樣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在努力尋求它的意義。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這表示，並不是所有貧窮的人都是一樣的。這表示有些人是神貧、有些只是貧窮。

當我細想我所見過的窮人，尤其是最近幾年所見的窮人，我開始明白，有些人只是很窮——很愁苦、而且常很氣憤，很明顯，他們一定不是有福的。

不過，我也記得很清楚，有些窮人卻不同。他們非常優雅地承受他們的貧窮。那些肯定自己是由天主所領導、由祂的臨在所支持的窮人。那些能愛他人的窮人，儘管他們有無數不可預見的苦惱，但他們在受考驗時有耐心，充滿希望，在困苦中堅定不移。

有福的窮人因為他們每一天都能證明天主確實臨在他們的生活中心，能證明天主確實供應他們所需的一切，就像祂養活並不擁有穀倉的、天上的飛鳥一樣。

不錯，這深深地吸引了我，俘虜了我。

我向自己和向其他的人證明：對我來說，只有天主就足夠了。我也不需要關心其他的東西、無論是什麼東西，就好像田間的百合花一樣。「它們既不勞作，也不紡織，但連撒羅滿在極盛的榮華時所披戴的，也不如這些花中的一朵。」(路12：27)

想到天主要養育我，給我衣穿並親自領導我，心裡就非常振奮。世上再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我的決定。儲蓄一點錢——留一條後路——買一間房子：對我來說，這都表示對主耶穌的信心不夠。

不過，我不會隨便向人提議這種生活方式。例如這對我父親這種人就不適合。

要每個人過這種生活也不可能的。社會有其他的法律。人也有不同的召喚。

我只是提議自己過這種生活，因為我要為天主的愛

作見證。不過，我也會提議跟隨我的人過這種生活。

不錯，我考慮並且希望過這種生活，已有相當長的時期了，我開始夢想找到志趣相投的同伴，我可以和他們分享我的信仰，和他們一同唱讚美詩，讚美我最高的主；並請祂作我們生活的真正主人。

這就是我對修道人士的看法——一個委身於天主，放棄一切只爲了追隨耶穌的人，一心只想在世上的大街小巷裡，爲不可見的天主作証。

那麼，我選擇作一個窮人，我的選擇實在不是一個社會或政治的選擇，而是一個奧秘的選擇。

在我那個時代不會沒有社會矛盾，也有不少人对不公平表示抗議。農民和地主之間，不斷發生衝突。一些自由的城市如亞西西，也要不斷地防備封建主義的干預，預防被大城市所併吞。

這樣做是對的，人應該這樣做。

自從亞當開始，人類就一直在爲自由而奮鬥。爲公義、爲完全的真理和愛的奮鬥，是永無止境的，涉及每一個、每一個人。

但是真福卻是另一回事。

當我，方濟，聽到福音的召喚後，我並沒有在亞西西，着手組織一個政治壓力團體。我所做的一切，我記得很清楚，只是爲了愛而做的，根本沒有期望報酬。我是爲福音而做的，從來沒有和富人發生爭執，也不曾和一心要保留他的富人身份的人爭吵。我的確沒有激發任何階級仇恨。

我也沒有挑撥來和我在一起的人，鼓動他們去爭取

他的權利或爭取加薪。我只告訴他們，我們將受祝福——也許會受折磨、迫害、或被殺。福音教導我把重點多放在人的奧秘上，少放在人的責任上。

我對於「責任」的了解不太深，但我卻完全明白——尤其是因為我過慣享樂的生活——一個窮困、痛苦、生病的人能微笑，實在是天主臨在這人身上最好的標誌，是祂在幫助這個可憐的人度過他的難關。

我那個時代的社會鬥爭，我可以說，幾乎和你這個時代一樣的緊張和活躍。到處都有男、女團體聲言要過貧窮的生活，宣揚教會應安於貧窮和提倡社會革新。但見不到什麼改變，因為人的心靈沒有改變。

當窮人被鼓動，而他們的鼓動獲得成功時，他們會富有起來，會變得和其他的富人一樣傲慢，忘記了他們的老朋友仍在悲苦之中。

這是當時的情況，相信這也是你現在的情況。

例如革命家，他們為工人階級的自由而鬥爭……但當他們自己變成了「我就是國家」，取得了權力和財富後，他們會反過來壓迫那些想法與他們不同，而且逐漸感到受騙的工人階級。

在富有國家內推行團結組織的人又怎樣呢？他們對於准許窮困國家的工人，分享他們的糧食，表現得最不肯妥協。

不，兄弟姐妹們，只是改變法律是不夠的，你必須改變人的心。否則，當你完成了你的工運，你會發現，你又回到開始的階段——只不過現在你變成了那個暴君、富人、剝削窮人的剝削者而已。

你可從以色列看到一個極端的例子，而且是一個嚴重的例子。這個民族，它的名字：以色列的含意就是：爲外邦人樹立典範。根據出谷紀的記載，以色列在埃及過着奴隸的生活。經過艱苦的奮鬥，他們爭取了自由和來到天主許給他們的福地。

然後他們怎樣呢？

隨着軍事上的勝利，他們變得傲慢無比，他們並沒有記住上主對他們說過的話：

「不要忘記，以色列，你曾經是一個囚犯。

你也曾流浪他鄉。

你應尊重囚犯，

善待異鄉人。」

他們反而怎樣呢？

這在他們的歷史中是多麼荒謬的一頁！

這個被依撒意亞先知稱爲「可憐的殘餘的人民」，卻用他們自己的雙手，把其他民族，其他窮苦的民族，例如巴勒斯坦人民，變成了殘餘的民族。

現在，在天主面前，真正的以色列殘餘的民族已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巴勒斯坦人。

在神聖的歷史內，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

這事正在繼續發生呢！

這就是我選擇福音的道路的原因。對我來說，貧窮是解放的象徵，是的，真正的解放，心靈的解放。這是把我推出中產階級心態的衝力，這種中產階級的心態，其實在每一個年代都有，一般是指自私、傲慢、自大、驕傲、淫蕩、崇拜偶像、奴役等心態。

對於這些，我是有一點知識的。

我知道做一個富人是怎麼一回事，知道享樂的生活會帶來什麼危險。當我讀到路加這一句「你們富有的人是有禍的」，不禁汗毛直豎。我明白，如果我同意我家那許多偶像的價值觀，我會面臨致命的危險，如果我不曾逃避，我會被囚禁。

我不是不明白，維持一個城市必須有一些重要的工作。我完全明白，但我要追求更高的。

你可以指責我，你就指責吧。不過，我在福音裡，看到一條通向更遠的路，一條超越一切文化，一切人爲的建樹，一切習俗的路。

我認爲福音是永遠的；但一切政治、文化，包括基督徒的文化，都是在時間之內。

天主造我是要我超出時間。

在追求正義和人的平等來說，有舊約可能已經夠了。有申命紀、列王紀上下篇和肋未紀就是很足夠了。

這幾套書按着它古代的神權政治心態和善的標準，教人建國之道。從這些書中，也許我們可以學到戰略、俘虜、戰利品的分配、殺人，甚至以天主的名義對人行酷刑等技術，在我和你的時代，有時人不也會這樣做嗎？

但福音卻是另一回事。

福音講一個總是失敗的天主，一個爲了拯救世人而讓自己被人釘死的瘋狂的天主。

福音的人們是在眼淚、窮困和被迫害之中，仍然高呼他們是受祝福的瘋狂人們。

我掌握了這一切，也了解爲什麼那些聰明和平衡的人要毀滅我。所以我向瘋狂求救。我很高興，我終於找到了真正的瘋狂，福音裡的、拯救的瘋狂。

*

但還不只這樣。天主透過我所遇見的一個痲瘋病者，向我解釋這個道理。

痲瘋病者一向都是我最怕見到的人！

也許這是我從教堂裡得到的態度，痲瘋病者總是與罪的形象相聯。或者這是因爲他們被逼與社會隔離。或者是因爲人們怕被傳染。不管別人的反應是什麼，在我是絕不能忍受一個痲瘋病人的樣子，即使給我全世界的金子，我也不敢上前去摸一個痲瘋病人一下。

每當我想到有一天，我可能會遇見一個痲瘋病人，我就立刻排除這種思想。

我竟然遇見一個。

那條街道是那麼窄，我差不多直撞到他身上——除非我轉身逃走。我的確很想這樣做，但聖達彌安諾教堂內的苦像阻止了我。

我像泥雕木塑地站在街道中心。

痲瘋病者慢慢地走過來，穿着破爛的衣服，慢慢地向着我走過來。

他向我伸出那雙包紮着的手，以甜蜜和充滿傷感的謙虛的眼光注視着我。

就在這一刻，我記起了聖達彌安諾教堂裡的苦像，好像就是同一雙眼睛在凝視着我。

然後，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竟然奔上前去，擁抱痲瘋病者，親吻他的嘴。

他開始哭起來。我也一樣，和他一同哭泣。

我一股腦兒把口袋裡所有的一切都掏出來塞給他。但這一切和他所給予我的，和我親吻他時，他使我在頃刻間所體會的，簡直不能相比。

我已觸摸了我將永遠和她締婚的那一位：我的貧窮夫人美妙的衣袍！

我從他的雙眼中，默觀了降生為人的聖言的奧秘。

現在，我認識了我的妻子，在她的愛內，我感到我也愛天主所愛的人：窮人。

我的貧窮夫人，我從痲瘋病人身上發現的貧窮夫人，是全世界的貧窮。她與所有卑微者、弱者、受苦者是一致的，她是天主的仁慈最溫柔的中心。

我的貧窮夫人！

她謙厚的面貌，是我所遇見過的所有窮人的面貌，她曾帶着甜蜜和無限謹慎的眼光，注視我。

她的眼睛是在淚水中洗過的明珠，包含一個只向少數人啟示的奧秘。

她那忍受着種種痛苦的肢體，像光一般透明，是唯一真正聖潔和值得基督擁抱的肢體。

她用的香油是肉眼見不到的物質的香油，邀請你趨向精神英雄的真愛而不是物質舒適的假愛。

直到這一刻以前，我一直認為貧窮是大地的詛咒，是創造內的一個可怕的錯誤，是表示在天主這方面的疏忽，是難以形容的混亂，它吞沒了全人類，使他們痛苦難當。

現在我卻有不同的看法！

貧窮不是一種詛咒，財富才是。詛咒是在權力、在冷硬和狠毒的心裡。

貧窮不是創造的錯誤而是它的最後一頁，也許是把人擺在奧秘之前，使他們不得不尋求天主，和祂至高的自我施予最重要的一頁。

這並不表示天主對我們的疏忽，而是祂從我們深處挖掘真愛和赤裸的信仰所用的，最真實和最原始的方式。

那也不是捏着人的喉嚨，使他們大喊，大聲咒罵自己的生命的混亂，而是爲了天國而孕育他們、給他們生命的母腹。

從那一刻開始，我再也不懷疑，貧窮就是神的寓所，是真愛的最高學府，是仁慈最强劲的吸力。它使人與天主的會晤變得容易，它是穿過現世最安全的途徑。

我心甘情願地和貧窮夫人聯婚，從那一刻開始，一切恐懼都在我內心死去。

或者，更好說，真正的自由開始了。

*

我不想對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慷慨的人，造成無意的傷害。

有些人，眼見窮人被打擊、挨餓、被拷打、被羞辱時，便憤然以福音之名，進行游擊戰；如果我堅持福音所宣揚的貧窮是一種福樂，這也不表示我要藉此和這些人對抗。

我敬佩托勒斯（墨西哥詩人、政治家、外交官，生

於一九〇二年)和齊華拉(古巴革命家、政治領袖，生於一九二八)，我也佩服所有誓死保護窮人的基督徒。

他們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後的一批，因為在整個的歷史中，所謂「正義」之戰，對人總是有吸引力，總能滿足他們對正義的渴望。

即使聖多瑪斯也提到發動「正義之戰」的可能性。在我的時代，對抗回教徒的十字軍，是由教會親自發動的所謂「正義之戰」。

在你們這個時代，你們不是也認為進行游擊戰以對抗極權統治和反抗獨裁者，對窮人的壓迫是非常合乎正義的嗎？

也許在我那個時代，十字軍是對的。不要說什麼，就想想在希臘的朗班度與土耳其之役好了！也許今日的游擊戰也是對的。

我不是在爭辯，我更不是在判斷何者是何者非。我只是說，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戰鬥和征服的方法，那就是非暴力的方法。並且，我要指出，這無疑是福音最推崇的方法。而我，方濟，也認為這是更有效的方法，也許這比較難實行。

反抗不公義和迫害，尤其是對貧窮而無抵抗者的迫害，是基督徒的基本責任。基督徒不應該對這種情形保持緘默、退縮和拒絕參與。

如果他們了解、真正了解正義的意義，他們就會自願為正義而捐軀。

這正是耶穌的作為。

但福音沒有一處寫着：為了使敵人屈服，必須或不

得不使用刀劍、機關槍或坦克車。

福音最高的要求是：用我毫無裝備的愛使我的敵人屈服，就憑一雙赤手，像甘地一樣，像金路德一樣，像所有相信非暴力的人，像你這個時代的羅默羅主教一樣，使強敵降服。

這個不用武器的人所留下的典範是多麼崇高！他對仍在屠殺他的人們的強者所說的話，多麼有力！

讓一個國家有幾個這樣的男女——讓教會有幾個有這種力量的英雄——那你就會意識到，當耶穌提倡非暴力時，他並沒有打敗仗。他這樣做是在把人贏過來，這是贏取一個人唯一的方法：不使他人流血，也不使自己流血。

這是殉道的原則。殉道絕不會從教會之內消失，這是一個人在上所能作的、最崇高的見證。

人再也不能做得比殉道的見證更好了。

第五章

快樂的同伴

我從來沒有想過獨自生活。任何人，見我自從第一次皈依後，總是離開人羣而到無人煙的地方獨居；或見我穿隱士袍，就預言我必定要過隱士的生活（其實我想得到做隱士的那份自由的感覺），他們就錯了。

我是生來就需要同伴，需要過團體生活的人。

我每遇見一個人，尤其是那些年青、貧窮和懂得怎樣祈禱的人，我都把他們看作我旅途中精神的同伴。

從我開始與天主交談以來，我就意識到，將來會有很多人追隨我，因為我所找到的路很美，耶穌的福音給我的喜樂也很大。

在我那個時代，宗教生活的表現很差，堂區半死不活的，而且在大多數的地區，堂區只是舉行崇拜禮儀的地方，而不是在生活中體現信仰的中心。

司鐸企圖在講道中，以一般有關永罰的理論，恐嚇教友，而福音卻被埋在沉重和冷硬的說教傳統裡。教友、已婚人士、普通老百姓完全不受重視，而且一點地位也沒有。只有修道人士才有價值。

最重要的是：沒有喜悅。做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悲傷——尤其是婦女，她們女性的特色被成千種恐懼所窒息。到了狂歡節，我們可以看到的反作用是，一切嚴厲的禁制都打開了。但這種極端誇張的情形，正是一種壓抑的文化和不成熟的信仰的象徵。

然而，存在人之內的善非常豐富，人對天主的渴望

也非常殷切。

只要看到一點訊號，青年就立刻去尋找修道生活！

我才剛剛涉足於福音的道路就有大批的同伴，像潮水一般向我湧過來。

金達華、加達尼、基萊士、菲立、馬士奧、里奧、勞動諾、巴飛、施維杜等。

多麼好的回憶！

想起我這些信仰上的同伴，內心感到多麼甜美！

他們使我驚訝，他們也使我歡欣。

驚訝，因為他們居然對我，這個貧窮、魯莽的方濟，有這樣大的信心。歡欣，因為他們是如此純樸，又如此熱誠。

他們好像一羣瘋子。無論何時，我們大家一見面就會高興得像小孩子一般向草原狂奔，又唱又跳，沉醉在福音的歡怡裡。

我們從相聚中得到歡怡，從大家都屬於教會的一分子的感覺中找到幸福。

你可以說，我們像一羣剛剛被釋放的釋囚。我們曾被自己的過去、種種情意結、毫無根據的恐懼所囚禁。我們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按照基督的福音訓誨而生活，絕對不擅自加上我們自己的見解。

因此，當我們要作決定時，我們就先作短禱，然後隨意翻開福音，按照翻開的那一頁所寫的去，不加也不減。

這種方式給我們無限的自由，同時又能以充實的食糧，滋養我們內心的純真。還有一個重要的元素也開始

在我們未來的團體內形成了。那就是：信仰第一，結構其次。

我們覺得我們這羣人是一個尋求天主的團體，不是一個旨在培訓司鐸的修院。

使我們團結一致的是基督，而效法他是我們每個人所採取的生活方式的意義。

我們形成一個初期基督信仰的小世界：我們中有農夫、學者、勞工，還有像金達華這樣，放棄了大筆財產來參加我們的行列的財主。

當然，我們也有司鐸：施維杜和里奧。但那些不曾晉升司鐸的兄弟，也不會因此而覺得自己是次一等的團員。

相反，我應該說，我們大多數的兄弟，情願保持「修士」的身分，因為我們怕司鐸的尊嚴，可能危害謙虛、謹慎和不求顯達的修行。

我們真願意常保持貧窮和卑微的身分。

我們住在我在曲河邊找到的兩間小木屋裡。這木屋本來是驢棚。

但好景不常。

不久，有一個農夫帶着一頭驢子來。

他不喜歡見到我們，要我們搬走，因為我們佔了他的牲口住的地方，而且也會干擾牠。

於是我們轉移到天神聖瑪利亞林來。林子中央有塊小空地：柏西安克拉。空地上孤伶伶的豎立着一座簡陋的小教堂(Portiuncula，取自portiuuncula terreni，意即一小塊土地，遠在方濟以前，本篤會士曾在此居住過。

這間小教堂現在已被包圍在大教堂裡了)。

在那裡，我們很容易就造了幾間茅屋作棲身之所。

然後，我們便像雲雀一般，無憂無慮地過日。

我們的真祈禱是喜悅。我們的真規條是福音。我們最大的肯定就是天主在指引着我們。

以後，我每每回憶那段日子，總是心曠神怡，恨不得一生一世，永遠過着這種生活，因為這種生活方式可以幫助人破除一切舊習慣而浸入福音的完美境界。這境界是自由的併發，是純樸的生活與愛，是無憂無慮、無煩惱的心境。

不過世事常與願違。不久，我們都體會到複雜的組織，書籍、房屋等，對福音是極大的負擔，尤其是房屋，我們的建造總是不敷應用。我們每一幢房屋的建造過程，都是我痛苦與不安原因。

有一次，我的確發誓要拆去一座修院的屋頂，因為在我看來，那座房子為我們這些立志要做窮人的修道人士實在太大、太奢華了。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永遠不能解決的兩難問題，是我心靈的一根刺。

你看，這樣建屋置業，實在有損真正的貧窮。因為在建造時，我們就不自覺地從我們追隨貧窮的耶穌的原意，分歧出去了。我們這些有形的財產，就像雜草一般，使沐浴在天主臨在中的嫩芽窒息。

本來是我們的特色的好意願，反而不斷地威脅我們，以暴風的方式，攫取天國的自由。

只有純真的愛才能辨別，我們當做何事，不當做何

事；正如俗語所說，最大的傻瓜就是看得最清楚的人。我們兄弟們常常陷於左右為難的情況——尤其是我，對團體負有責任的人。

我們天生傾向於靜默、獨居、長時間的祈禱。

我們都喜歡荒涼的地方，被棄的教堂如：聖達彌安諾堂、聖伯多祿堂、天神聖瑪利亞堂等。

我們永遠不會輕易放棄寧靜而平安的隱居之地，在這裡，與天主同在簡直是伸手可及的事。

我們常常祈禱。

不過，我們也常向窮人宣講天主之言，醉心於傳教的工作，和按福音的教訓，邀請人們悔改和回頭歸依天主。

我們該怎樣做呢？

我們應該選擇那一種生活方式？

我們討論來又討論去，總是沒有定論。

然後，有一點轉機了。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二〇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聖瑪第亞的瞻禮。

在感恩祭中，當我正在聆聽當天的福音時，我忽然從耶穌對門徒所說的話中，得到很大的啟示。

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如此，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必賜給你們。若15：15-16

從那一刻起，一切都很清楚了。同時，爲了避免以後再引起混亂，我放棄了常穿的隱士穿的長袍，而改穿道袍，繫上繩子作腰帶。我開始按照福音的教導，赤足走遍大街小巷，勸人悔改。

「去，向每個人宣講。」

春天來臨，我們每個人都生氣勃勃。

向人類宣傳主耶穌的聖善的熱望，要與貧窮的人分享救恩喜訊的意願，燃燒着我們，使我們急不及待要離開小屋，出去傳道。

我們分成兩組，正如福音所描寫的那樣，開始我們偉大的探險工作。

基萊士和我，方濟，從街市道開始；金達華和加達尼卻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不用說，我們約好以柏西安克拉爲聚會處。我們情同手足，總不想分離太久，而且也捨不得離開這個使我們歡怡的地方太久。

*

我們的這個旅程真是不同凡響。

當我見到四周的花草樹木都欣欣向榮時，我好像看到教會也是欣欣向榮。

我從心靈裡、從身體上，深深體驗到耶穌這段不平凡的話：

不要爲你們的生命憂慮吃什麼，或喝什麼；也不要爲你們的身體憂慮穿什麼。難道生命不是貴於食物，身體不是貴於衣服嗎？你們仰觀天空飛鳥，牠們不播種，也不收穫，也不在糧倉

裡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貴重嗎？

瑪6：25-26

無論我們在什麼地方所看見的，都與耶穌的話相符。他所說的是對的。真的，在我們走過的地方，我們所見的一切，就和耶穌所說的一樣。

無論在那裡，遇見人，我們就停下來，滿懷愛心、怡悅和平安地問候他們，問他們有什麼需要幫助的。我們在田裡工作，無限感激地和窮人一同分餅，宣揚天國，盡量找機會傳播希望與信心。

人們愛我們，我們什麼也不缺少——任何東西都不缺少。我們已解決了最使人苦惱和關注的問題：明日的問題。

我們已完全剷除明日的恐懼。

「一天的苦足夠一天受。」(瑪6：34)

儲蓄、堆積物資——這種種，看來不啻是對天主的侮辱。祂無論在什麼事上都迅速幫助我們，並親自答應替我們解決問題，供給我們的需要：「天父親自養育你。」

如果有一位農夫願意請我們吃晚飯，並讓我們在他堆放乾草的地方度宿，對我們就是一個絕大的喜悅——當你滿懷愛心與一個兄弟或姐妹交往，發現天主竟時刻在幫助你時，你心裡所感受到的那種喜悅。

那是一個勝利，戰勝恐懼的勝利——恐懼是反抗信仰愛的天主最大的罪。

我們所傳的道很簡易，太簡易了，不用幾個字，就能把我們要傳的訊息概括了。

「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瑪3：2)

聽過我們講道的人們都不想我們離開。

我們在三月裡走遍安哥那全境。然後，在夏天，我們對柏西安克拉的思念日切，也記起了與兄弟在此會晤的諾言。

每個人都齊集在柏西安克拉，一個也不少。其實，我們還增加了三個同伴呢，其中之一是菲立。

現在我們一共有八個人了。大家又聚在一起，在天聖瑪利亞的小教堂附近我們的小屋裡住下。這小屋是我們春天造的，竟也抵擋得住春天的雨水。

就這樣，我們在這個心愛的地方度過了整個夏天，同時，我們也發現，現在亞西西人再也不怕我們了。他們已不再譏笑我們是瘋子，對我們態度真誠，而且還處處幫助我們。

我感到異常欣喜，我也見過母親好幾次。她完全贊同我的所作所為，常常供給物資，讓我們去救濟窮人。你真不能想像，亞西西有那麼多窮人。

秋天來臨時，我們決定再出去傳教。為了鞏固我們前一次傳教的經驗，我們決定經波基希頓而入烈第谷。

波基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原因有兩個。

當時，我的心終日被天主不會寬恕我的想法糾纏不清。因為自己過去的荒唐、狡猾，我怕天主不會喜歡也不寬恕我。

有一晚，我一面祈禱一面流淚，忽然，我感到整個人罩在無限的甜美之中，我非常、非常確定，天主不但

寬恕了我，而且還很愛我。

我快樂極了。馬上叫醒所有的同伴，向他們細訴一切，並盡力和他們分享我所感受到的天主的甜美和寬恕。

那時，我覺得自己好像秉賦了預言的能力。真的，我竟對將來預言起來。我預言我們的團體會越來越發展，我們必須不斷地寬恕他人，因為我們不斷地嘗到天主對我們的寬恕。

那充滿和平與甜美的一天，激發了我們的热情，我們分成四組，兩人一組，向東南西北四個不同的方向出發。

有誰可以阻止我們呢？

一二〇九年初，我們又聚會了，在天神聖瑪利亞我們那間用樹木建造的小隱修院裡，我們歡迎四位新加入的兄弟。

現在我們一共有十二人了。我實在戰慄不安。我怎能領導這樣多兄弟呢？

我感到快樂，同時也感到憂慮。

我們現在就住在柏西安克拉附近，在那個圍繞着那間奇異的小教堂的慇懃小林裡，你只要走進去，你就會得到那份祈禱與眼淚的禮物。

柏西安克拉屬於蘇巴西奧山本篤會士的，在我那個時代，傳說它是由從聖地回來的朝聖者建造的。

這間小教堂是奉獻給瑪利亞的。

在教堂裡，當我閉上眼睛默想我自己和不斷地擴展的我們修會的前途時，我忽然意識到，在我們所發掘、居住和祈禱的許多教堂之中，我一直以它為我的中心教

堂。

不錯，如果聖達彌安諾是我抓住被釘耶穌之愛的奧秘的地方；那麼，天神聖瑪利亞就是激發我對童貞瑪利亞無限的敬愛和對她母愛的轉禱，無限信賴的地方。

我是卑微的，我努力地追尋卑下的生活，以便了解天國的意義。我發現，即使在那個時候，我也明白，只要我來到這裡祈禱，我就能得到天主的寬恕。

稍後，無限聖善的主親自証實了我的想法是對的。

現在，你們竟在這貧窮和謙卑之上，罩了一個宏大的圓拱頂，這是多麼可惜呀！

還有一件事：爲什麼你們竟毀滅了那個可愛的小樹林？

我們過去多麼喜歡到那小樹林裡！

現在，實在很難想像事物原來的樣子了！

第六章



佳蘭，我的姐妹

不錯，同伴是來了，我們的團體有新的成員加入，而且看來似乎越來越多。但是女性如何？

抑或理想只為男性專有？

很明顯，我們所發掘的理想和生活方式，是超越我們這些粗魯、笨拙的男子之外的，但女性可能更完全地體現它。

非暴力、關心窮人、選擇最卑微的身分地位——我們知道，她們都是這方面的能手。

我們每個人都有與女性有關的記憶——家裡的姐妹，童年的遊伴，青梅竹馬的小伴侶。

在我們每個人內心，又有多少的幻想，尤其是我，少年時代的幻想，就是使我第一次在人生的舞台上，以歌手和浪子的姿態出現的主要因素。

因此，女性的形象，是我們這些奇妙的古代意大利中部的男子最主要的部分——甜美、善，和精緻的部分。

我們之中，有誰沒有做過騎士的夢？有誰沒有在五月聖母加冕慶日，向那些頭戴花冠的少女唱歌？

我，方濟，與女性有關的記憶都是美好和值得珍惜的。不過其中一位在我的記憶中特別突出，她就是佳蘭。

佳蘭是出身貴族的厄杜蘭的女兒。她有兩個姐妹：佳麗和碧蒂。她們住在聖露芬諾廣場的一座大廈裡，這座大廈猶如一座堡壘而不像一個住人的家。

我不常見到她，不過我知道她，她像一個美夢一般

在我的視野中升降。她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頭長長的金髮和堅定的眼神。

我想她知道有我這個人。在亞西西，我們對全區的居民多少總知道一些，儘管每家都有門柵和圍牆。同時，在我皈依主耶穌並以福音為生活中心後，我聽說她對我的一切都很關心，並希望能和我見面，似乎她要尋求我的幫助。

一個男青年和一個女青年安靜和單純的約會，似乎不容易安排；但這個約會是沒有人可以阻止的。

它是這樣發生的。

我們在聖達彌安諾附近見面，在草坪中的百合花叢前。佳蘭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把我嚇了一跳。

「方濟，」她說：「我看你是在尋找天主，我希望你能幫助我。」

「佳蘭，」我說：「我最高的主召叫我追隨祂，我內心充滿平安。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與貧窮夫人締結了婚約，並決心永遠忠於她。」

「我已猜到是這樣了，方濟。除了貧窮夫人，再沒有別人能使你幸福快樂，我真替你高興。我希望你能幫助我。整個亞西西都在談論你和你的同伴在天神聖瑪利亞所過的那種生活。我也想過同樣的生活、同樣的祈禱，尤其是像你們這樣貧窮。」

「方濟，我應該怎樣做？」

「我有很多朋友要跟隨我這樣做。她們也非常渴望天主。」

「財富對於我們再也沒有什麼意義了。我們的日子

過得毫無意義。我們快要被這些空泛的談話和煩悶窒息了。

「以我們的生活方式，宣揚福音的時機已到。方濟，爲我們想想，不要遺棄我們。」

「問問主，是否也要女性向祂許諾，爲福音的貧窮和耶穌的愛而放棄一切。」

*

佳蘭從她母親那裡得到堅定的宗教信仰，承繼了她父親堅強的性格，要阻止佳蘭是不容易的。

她一直都很關心窮人，她並不輕浮也不妄動，她是生來就要奉獻給天主的。

和她一席話，我感到勇氣百倍。

天主自己完成了其他的一切。和我一起並一直幫助我的勞動諾修士的家族與佳蘭的家族，素有來往，靠勞動諾修士與佳蘭家的關係，事情開始有了發展。佳蘭在她的好友古芙西的陪同下，常到柏西安克拉小堂來和我見面。

我們常討論彼此最關心的共同理想，漸漸地，這理想越來越深刻和圓滿了。

我對佳蘭的性格也有更深刻的了解。我從來沒有遇見一個像她這樣的人。就對貧窮的觀點來說，她的看法比我更極端。從我和她的第一次交談中，我已感覺到，從她那裡，我可得到某些正確、可靠和堅實的依靠。

她把自己奉獻給天主的準備工作簡短而徹底。她堅決地要拋棄世俗和徹底地實行福音的教訓。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的理想。

「好吧，」我說。

「騎士的女兒，你也守貧窮吧！」

不過，有一個大難題。

問題不是進一個有名望的、受人景仰的修院——一座古老和社會所公認的修院，她根本不要進這種修院。

她必須自己來，自己創造一種新的修道生活方式，當然是在我，方濟這個卑微的小子協助之下。而我，我唯一的資歷只是我的經驗而已。

這是不容易的。

佳蘭決定在聖枝主日當晚邁開她最偉大的第一步。我們事先商量好，她當天穿戴過節的服飾到總堂去，在感恩祭中，從基度主教手中，接受她的聖枝。

然後……

然後我們計劃了一件足以使我們全都被捕的事。我們一定是瘋狂了，完全瘋狂了。

佳蘭的家，我已說過，就像一座堡壘，而不是一座普通的住宅——那裡住着她的哥哥們，守衛森嚴，他們根本不可能讓他們最美麗的妹妹，在夜間逃到天神聖瑪利亞森林，加入一個有名無實的、用樹枝建造的隱修院，和我們這羣被稱為小丑的人為鄰。

然而……

一二一一年的聖枝主日之夜來臨。

亞西西在月亮下沉睡了。在像堡壘一般的大廈有一個人還未睡，其實她正在大廈的唯一出口處忙碌着。在中世紀，歐洲每一幢房屋都特地開一道小門，專門作為出殯時用。此刻，佳蘭正輕輕地移開門門，打開這扇通

到街上的小門。

門外，她勇敢的好朋友古芙西在等着。她倆悄悄地穿過草坪。我，方濟和我的同伴，點亮了柏西安克拉所有的燈，靜靜等待這兩位離家出走的人到來。

勞動諾兄弟和施維杜兄弟前去接她們。我們所有的人一望見他們的身影在遠處出現，馬上就持着火把迎上前去。

這一個在黑夜中的遊行實在很奇妙。那是在我們貧窮的生活中，一個最歡怡的希望。

我們還沒有製訂一套把貞女奉獻給天主的禮儀。不過我們有一把很大的剪刀，用來象徵我們爲了主而剪斷一切以減輕旅途負擔的決心。

到現在我還可以看到，在天神聖瑪利亞的小教堂裡，散開在我眼前的佳蘭那頭金黃色的秀髮。在我四周圍的，是一雙雙像燃燒煤炭一般發亮的眼睛。

要剪斷這一把美麗的秀髮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給佳蘭披上一件粗麻布長袍、一條粗繩腰帶和一雙木屐就容易得多了。

女性接受貧窮的理想，加入我們的行列，加強了我們男性的力量，使這個訊息的美，更趨於普遍化。

*

我怎能不告訴你，第二天早晨的混亂情況呢！當他們發現佳蘭的空床後，她那些憤怒的哥哥們，衝到我們給佳蘭安排的臨時居所、巴斯地亞聖保祿修院。一進教堂，就動手把他們的妹妹拉走。

我們當時不在場，這是後來別人告訴我們的。當時

佳蘭不理哥哥的威脅，一手緊緊地抓住祭台的一角，一手唰的一聲把頭巾拉下，露出她被剪去了頭髮的頭。她的哥哥不發一言地退下，知道一個女孩子，既然下了這樣大的決心，把頭髮都剪光，無論什麼人都不可能改變她的主意了。

後來，在聖達彌安諾、撒拉仙，她也這樣嚇退了一羣持械攻擊亞西西和附近一帶的暴徒。有一晚，一羣不法之徒來到修院，發現一位修女，高舉着聖體匣，像一座堡壘一般，保衛着她所照顧的修女。如果他們要硬衝進修院，對那羣修女為所欲為，她必定不惜一死以阻止他們。

這就是亞西西的佳蘭。



奇怪！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儘管我們的教會有許多出類拔萃的女子如佳蘭、佳琳、德蘭等，在教會裡，仍然是這樣歧視女性。

是的，我，方濟，必須說：你現在仍然歧視女性。

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

你害怕女性，因為她們危害你的德行？還是你認為——當然沒有說出口——她們是屬於較低劣的種族，不值得觸摸神聖的物品？

你到底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甚至經常禁止她們登上祭台去，讓在場的教友有幸聽她們誦讀一段聖經。有那一位男性，能只憑他的性別而超越他人呢？

你有沒有想過，這不是有一點離經叛道嗎？

或者，你仍然是古代文化的奴隸，認為女性是沒有地位的，是男性的附屬品，受男性的暴力所箝制，注定在幕後生活，像回教徒的婦女那樣？

不錯，現在，我想起來了。看看哥曼尼。你見到他的所作所為嗎？你應該了解，在宗教上歧視女性的危險，這種態度和福音的精神，真是相差太遠了。

我可以明白（我也從佳蘭的事上意識到），就司鐸職而言，女性的地位處於男性之下，自有它的奧秘。我也體會到，在創世時，天主取了男性的一根肋骨，創造了女性。我也記得，在最後的晚餐中，當耶穌建立聖體時，他母親也在場。

在教會的奧秘裡，我注意到教會是基督的新娘，因此，教會要依賴他，這位永恆的司鐸。

但以上任何一點都不能證明你對女性的態度是對的。

很明顯，你缺乏先知的恩賜，沒有真理可以宣揚。尤有甚者，你明顯是生活在過去的年代裡。



過去已經過去，永遠不會再回來。

要過了兩千年，福音才開始滲透這些自封為基督徒，其實不過是受割損的受造物的男性頑固。幸好現在有些東西已有了突破。

梵二在現代世界的轉化中，是一個轉捩點，它剷除了許多重壓着教會的朽木。這是因為經過許多痛苦後，福音終於能深入教會的血脈的緣故。

仔細比較一下，你會發現新約與舊約的不同。舊約

中的梅瑟的暴力，與建立新約的耶穌的非暴力，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古代神權統治的政治概念，也就是我們中世紀所盛行的信仰、文化與政治不分的概念，其實早已被福音一次而永遠地取代，而且在較後的年代，教會對此也有更成熟的了解。

愛掩蓋了古代的法律主義，並進而征服人的心靈。在建造天國所帶來和所宣揚的平等意識，把人不願承認的社會階級的種族偏見，貶為塵土。

注意，在女性方面也有新的發展呢！張開眼睛看看時代的徵兆，看看你可能被現實淘汰的危險，它敲擊着我們思想的門已有相當長的時日了。

現代，女性應該也像男性那樣聆聽耶穌之言；如果耶穌說：「去，使萬民成為我的門徒」，再也不能因為性別不同而對此有不同的理解。如果男性可以承擔成年人的責任，而女性卻認為她們只能在一個屋簷下工作或在一間修院裡烹飪，為她們所謂的較優越的男人服務，這不是很荒謬嗎？

*

你須要做多少反省的工夫啊！

現在，我想對今日的女性說：「去！」妳知道，我是全心全意地邀請妳們從事傳福音的工作，因為這世界對福音的渴望異常熱切，我實在為這些數不盡的需要而感到焦急。

女士們，像佳蘭那樣，把妳們的家轉化成理想的修院，使這地方再度充滿祈禱、善導和平安。讓妳們的工

作被妳們愛、安慰、服侍的能力和天賦所照亮。

不要只是仿照男性。發揮妳們自己的創造力；忠於妳們自己，發掘妳們女性與男性根本不同之處，因為這正是天主所計劃和創造的。每天對自己說：男人和女人不同。

不要浪費時間去模仿男性，希望有一天能像他們一樣。盡量躲開這個模範。這不適合妳們，再說，這個模範也已極度扭曲和衰退了。

我認為妳們在世上有一個更好的模範：納匝肋的瑪利亞。

耶穌在世時，在他三十年的生命裡，他真是從來沒想過或嘗試過為女性塑造一個模範嗎？這恐怕不太可能吧！

瑪利亞和他那樣親近！

她這樣關心他！

而且，她是天父的女兒、聖言的母親、聖神的新娘。

我們對這位出類拔萃的女性想得太少是真的。我們並沒有從她是「世上的一位女性」、是「我們的姐妹」這個角度深入思考她的個性。我們沒有想過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自治和自我滿全的問題。

妳們女仕們應該在祈禱中發掘瑪利亞的一些奧秘。

一直以來，關於她，我們有太多感性的東西，太多無用的勝利主義的言論，尤其是來自男性的，特別是來自沒有結婚的男性的。

✱

還有一件事。

再也不要因為他們是男性就讓他們領導妳們。如果妳們一定要接受他們的領導，那就接受那些聖善的聖人的領導吧，不過也不要輕視佳蘭這樣的人的幫助——她，雖然是女流，卻能教妳們一些有用和有力量的東西。

*

現在，為了使妳們鬆弛一下，讓我告訴妳們一個美麗的傳奇故事（參閱 Maria Sticco, *S. Francesco d' Assisi* pp146 ff., Edizioni O. R., Milan, 1975。在此我要特別聲明，那是此書的作者，溫柔的 Maria Sticco，使我能透過她的書，窺見方濟的內心生活。）

方濟與佳蘭在鄉間散步，四周鋪滿了白茫茫的雪。他們來到聖達彌安諾附近的一條三叉路口。在此，神師開口了：「現在我們該分道揚鑣了。」

克制之言總是來自他，他的話就是力量。

因此，佳蘭就自然很敏捷而謙遜地跪在雪地上，等候他的祝福。

當她站起來時，她的心像在寒冷的荒野中的麻雀一般顫抖着，人性的渴望使她不禁發出孩子氣的一問：「父親，我們什麼時候再見？」

「玫瑰花開的時候，」方濟簡潔地回答，因為他也很感動。但只走了幾步，又傳來佳蘭清脆的呼喚：

「父親！」

方濟轉身，只見佳蘭腳邊的矮樹叢變成了一團團火紅的玫瑰花。無論他們望向那裡，他們都可看到怒放的玫瑰，就好像五月已來臨一般。

*

天主賞賜我們可在人生的道路上，看見許多同樣的花朶。如果我們真能見到，這將象徵天主在我們內心所顯示的奇蹟，使我們能在平常與女性——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像我們的姐妹佳蘭一樣——甘美的交往中，生活在清純貞潔的福樂裡。

第七章



這就是幸福

每次我在陽光下爬上蘇巴西奧山時，我總覺得全身被光所透射，充滿光和喜悅。

這時，當我一面沿着小徑走，一面不禁疑惑我怎麼可能有憂愁的呢。

我充滿幸福。幸福把我完全征服。

我認為天主創造的物品中，陽光是最能標誌着天主臨在的受造物。因為在它穿透宇宙，撫摸和滲透我的過程，也和天主把我發掘出來，和我交談的過程一樣。

我一直都毫不懷疑地認為，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天主的傳訊者，是祂的象徵。

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對弟兄們說，受造物是天主的標記。

讚美祢，主，偕同祢的一切受造物，讚美祢。

尤其是太陽大哥，

他帶着白晝而來，

藉他的大手灑落祢給我們的光輝。

他，流動的光華，輝煌燦爛！

至高的主，他是祢的標記。

是的，他是一個標記。

宇宙萬物，是天主的標記。

它們滿載祂的臨在。

它們滿載着、活着，以水晶一樣清明的貞潔，表達着天主的臨在，然而，他們永遠不佔有天主的臨在。

這些「東西」，這些受造物，有力量逐漸導引我們進入默觀的境界，令我們浸淫在默觀的氛圍中，接觸喜悅之泉。我凝視太陽，向它微笑。

然後，我說：「我愛你。」

我知道，我不是對太陽本身說「我愛你」，我是對它所象徵的那一位——天主說。太陽是祂的標誌。

和受造物交談是一件很美妙的事，這交談使我滿心喜悅，我不禁要跳躍、叫喊和高歌。

當我神遊在我所觸摸、所看見的每一種事物之內，我覺得自己也神遊在天主之內。

一切都是衆而一，一而衆。否認天主和否認受造物、否認光、否認這個真實是同樣的一回事。

因此，根本沒有否認天主這回事，即使當一切都再度擅自進入祂神格的奧秘之中，永遠不停地提升包含這奧秘的宇宙時，也沒有否認天主這回事。

這奧秘——使我困惑了不少時候——現在正像受造物中最有趣和最不平凡的元素一樣，逐漸向我展示。天主爲了尊重我的卑微和我的自由，特地讓它像空間一般圍繞着我展開。

在那半明半暗、高聳的凹處，是萬有與虛無的交匯點，在此，萬有與虛無，永恆地在加深對彼此的認識，不停地以非暴力的形式在半暗的，不致於灼傷自己的眼睛的光線下，向對方揭示自己。

風是萬物移動的象徵，是不竭不盡地詢問的衝力，是摯愛的那一位的聲音，他不期然地來臨，我對他的經驗曾把我從孤寂中抽出來。他永不落空的撫慰、調整和

震撼，是永遠不會被不停的成長所耗盡的。

因此，我們曾用搖撼門窗的暴風，標誌聖神。

我喜歡說：吾主，我為風兄弟而衷心讚美祢。

至於火呢？我對於火有什麼可說的？

從火中傾倒出來的言是不停止的。當我在夜的黑暗——像信仰的黑暗一般——中，在透亮的黎明之前凝視火，我什麼也見不到。

生命、死亡、時間、空間、永恆、大地、天空、愛、健康、悲傷、喜悅、擁抱，這一切都可用火來象徵。甚至生存的理由：無窮盡的自我給予施予者奔流的、慢慢耗盡的溫暖等，都可以用火象徵。

與火一同祈禱是很甜蜜的：

吾主，為火兄弟，我讚美祢。

透過它，祢照亮了黑夜。

火，它是多麼美、多麼碩健強壯！



在聖達彌安諾，我很輕易就譜成讚美天主的創造的讚歌。

歌譜就，我把兄弟們召來，和他們一同詠唱。

我開始真正嚐到共同祈禱的喜悅。

這是天主把我們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共同祈禱。

讓我告訴你一些我個人的私事，我一開始祈禱，我的雙臂便自然向上舉起。我彷彿置身於宇宙的中心，所有的東西，無論是花、草、飛鳥、星星，都聚集在我四周，和我一同讚美天主。

我變成了整個創造的聲音，成了一切卑微、無意義

和沉默無言的東西的司祭。

多麼的榮耀！

從這項工作中，我發現了我隱秘的聖召。

聖經裡，沒有一句話比伯多祿前書這一句更令我感動了：「你們是一班聖潔的司祭。」(伯前2：5)

天主撫慰了我。

我從來不想做司祭，我的兄弟都明白。

我歡欣地把真正的原因埋藏在心裡，因為這種事情是很難解釋的。

我越感到不做司祭是一件快樂的事，我越深切地感到我實在是一個司祭。

這好像一個遲來的聖召，我願意和全會的兄弟分享這個聖召。

在我看來，司鐸——由主教祝聖的——在教會之內，正是為了與所有人共聚而祝聖的，絕對是為所有的人(尤其是為所有的女性，絕對是為她們全體)：「你們都是司祭，因為你們都是屬於一個司祭的民族。」

所以我很自然地高舉雙手祈禱，我也很自然地劃十字聖號祝福鳥兒、魚兒。

是的，你們現在所唱的這首歌，我在生活中親身體驗過了(感謝這首歌的作者)：

多甜美！

如今，在我心裡，卑微地，

誕生了：愛。

多甜美！

如今，我已明白，

我也不再孤獨。

我已成爲：

圍繞我身邊，豐富的、燦爛的，
無盡的生命的一部分。

現在，在我之後差不多八世紀出生的弟妹們，讓我們在
我們對主天主同一的信仰中，一同祈禱吧。

這是我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些日子裡的祈禱：

至上全能的好天主，

讚美、光榮、聲譽和一切稱頌都是祢的；

只有祢——至上者——才堪當承受；

任何人都不堪當呼號祢。

我的天主，願祢因一切受造，

尤其因尊貴的太陽哥哥而受讚美：

他給我們帶來白晝和光明，

他是美麗的，光輝燦爛的；

至上的主宰，他正象徵着祢！

我的天主，願祢因月亮和星星姊姊而受讚美：

因爲祢創造了她們在天上，

又光亮、又可愛、又美麗。

我的天主，願祢因風哥哥，

因空氣、雲霧、晴天和一切氣候而受讚美：

因爲祢藉着他們維持祢諸受造的生命。

我的天主，願祢因水姊姊而受讚美：
因為她是極有用的、謙下的、寶貴和純潔的。

我的天主，願祢因火哥哥而受讚美，
因為祢藉着他光照黑夜：
他是美麗的、愉快的、剛強和猛烈的。

我的天主，願祢因我們的大地母親而受讚美，
因為她養活和治理我們，
產生各種的果實和彩色美麗的花草。

(取自梁雅明神父譯「太陽歌」)

讓我們暫停一會兒，稍後再繼續——你當在愛中學會忍受悲傷。

因為我的故事也很長，在我可以說：「我主，為死亡姐姐，我讚美祢」以前，我必須到處走走，在耶穌的十字架學校，耐心地停留一個長時期。

*

我內心另一個喜樂之源就是福音給我的自由的感覺。

感到自己已擺脫被奴役的束縛，獲得到自由，這種感受不斷地給我帶來快樂。

我，方濟，已掙脫了偶像的束縛，掙脫了恐懼和種種情意結的控制。

我感到快樂。我把詠114的詩句，作為我自己的禱文，當我唸：

當以色列出離埃及，
雅各伯家離開蠻夷時，

猶大成了上主的聖所，
以色列成了他的王國。

我好像在唸：

當方濟離開他的家，
開始像一個自由人一般思考時，
天主成爲他的一切，
天主的一切成了他的愛。
海洋注視着，怵然後退，
約旦轉向回流，
羣山像公羊一樣跳躍，
丘陵綿延如牧場望不斷的綿羊。

海洋，你怎麼了，竟流走？

約旦，你幹什麼，竟回流？

羣山，你爲何跳躍如公羊？

丘陵，你爲何綿延不斷如牧場上的羊羣？

多麼美妙！

甚至大自然也分享我們的喜悅。

有人掙脫了被奴役的束縛，連山和海也要加入慶祝
狂歡的行列，這是多麼美好的事呀！

晚上，當我們在祈禱時，你看見天神聖瑪利亞樹林
好像被火燒着一般，你會覺得奇怪嗎？

玫瑰竟在冬天綻開，你感到驚奇嗎？

那麼狼變得馴服無比，水裡的魚游到水面來聽我們
講道呢？

不，兄弟姐妹們，如果相反的情形出現，如果天空
對你的喜悅毫不動容，那才奇怪呢！

一切都息息相關，都團結一致，一切都參與同一的歡慶節日。

你只須留心觀察。

✱

不過，要真正見到，你必須仔細、留心觀察。

我告訴過你，在我皈依以前，我從來沒有仔細觀察天主的創造物。

我忽視它們，就好像它們是異物，非我族類，好像它們只不過是自然風景的裝飾而已。

現在，我看見了。

我仔細而留心地觀察了它們。

我意識到它們也仔細而留心地觀察我。

也許——爲什麼不？——它們要和我交談，就好像我在和它們交談一樣（我看青山多嫵媚，青山看我亦如是）。

也許它們能了解我。

所以我嘗試和它們交談，我成功了。

有一天，我划船橫渡烈第湖到對岸的加西歐的隱居小屋去，有一位漁夫送我一隻水禽。

我很高興地接受了這份禮物，然後張開雙掌，讓牠飛走。但這隻水鳥不願走，棲息在我掌上，就好像棲息在它的巢裡那樣安恬自在。

然後，我開始祈禱，渾然忘物。良久，當我好像經過了長途的旅程，再度回復意識時，發現水鳥還在那裡，小頭向左側着，好奇地望着我。

我愛戀地凝視着牠，請牠離開，但牠還在那裡，等

着我的祝福。

然後，牠翩然飛去。

還有，我該怎樣向你描述我和鷹的友誼呢？

我正在我隱退祈禱的隱居小屋裡，我注意到附近有一個鳥巢，裡面住着一隻鷹。

我們變成了朋友，一同進食，一小時又一小時地默默對望。

然後，鷹準時地在我應該祈禱時喚醒我——在午夜和黎明的早禱時。

牠從來沒有誤時，從來沒有忽略牠的職務。有一次，牠竟忽略了這個喚醒的職務。牠注意到我不舒服，所以不曾在午夜喚醒我，只在黎明叫我起來早禱。

我想天主是用這隻鷹來引導我。

你要笑儘管笑。你當然有理由笑我，因為你從來沒有這種經驗。但這事發生在我身上，我對此感到很高興，甚至還嘗試和牠們交談，好幾次向各種受造物講道。

大自然、動物，都習慣了把人看作敵人，一見人走近牠們就急忙躲避。

一代一代下來，人對於動物，除了鞭打之外就是殺戮和虐待。

所有的動物都從牠們的上一代承繼了對人類的恐懼，以致一見我們人走近，牠們就躲避不及。

我盡了很大的力量使牠們了解我是一個朋友，不是敵人。最初，牠們驚異，然後不肯輕信，最後終於相信了。

於是牠們向我走近。

於是牠們聆聽我講道。

我可以告訴你，在我內心有這樣多的喜悅，以致我再也不感到自己是在一個軀體裡了。

好像天國的範圍已爲我拓寬了。我好像得到了有關天主存在的新證明。

好像我的兄弟姐妹的數目，無限地增加了。

有一天，在柏西安克拉，在我小屋附近的一棵無花果樹上，我窺見一隻蟬正在扯高喉嚨歡唱。

我向她伸出手去說：「來，蟬妹妹，到我這兒來！」她立刻飛到我手上，好像真的聽懂我的話似的。我又對她說：「唱啊，蟬妹妹，歡欣地讚美天主、你和我的創造主！」

她毫不遲疑地服從了。

真的，她開始扯開嗓子，發出一連串的歌聲，並一直停在我掌心，直到我也拉開喉嚨和她一同讚美主才飛走。當她聽到我唱時，她就停下來，等我停下來時，她就接着唱，好像我們事先約好輪唱似的。

她和我相處了一星期，就住在我的小屋門前的那棵樹的枝葉間。每次走過樹下，我照例用手輕撫她，而她也好像很樂意接受我的輕撫似的。

有一次，在加西歐附近，我們的一位兄弟帶了一隻兔子給我。他是用了一個陷阱把他捉住的。

我對這隻小動物說：「兔子弟弟，你怎麼這樣不小心給抓住呢？來，到我這裡來。」

這隻已自由的小東西，忽然跳到我懷裡來，一點也

不驚慌，非常安詳地躺在我懷裡。

過了一會兒，我輕輕地、慈愛地撫摸他說：「走吧，回到你的自由世界去。」我剛把他放在地上，他馬上又跳進我的臂彎裡。

他和我在一起住了很久，最後我不得不對小兄弟說：「把他帶到林子裡去。」之後我再也沒見過他。

不錯，你可以笑我。

你太過理智了，你們這些現代人，這也是你們這樣不快樂的原因之一。

因為我曾經驗過在大自然與統治者之間的那種融合，我也常明白，儘管它常在我們四周，很多時候，我們都不察覺它的存在。

我們都是盲目的，所以大部分的東西都被我們輕輕放過了。

我想孩子對這些事比較敏感。我們也許不怎麼重視兒童，但他們比我們看得更清楚。

所以耶穌說：「如果你們不變成孩童——你們將不能進天國。」他這話是很有道理的。

我喜歡兒童，我更喜歡保留一顆赤子之心的成人。
和他們在一起，多麼快樂！

多麼美妙！

祖義伯修士就是一個這樣的人。我永遠不會忘記他。

有一天，祖義伯兄弟沒得到許可就把裝飾祭台的一些銀鈴送給人，長上知道了，把他責罵了一頓。

祖義伯兄弟想：「嘩！長上的喊聲多大呀！他的聲

音一定沙啞了。」

於是他到廚房煮了一碗熱湯，半夜三更，大力敲他長上的房門。

長上被驚醒，慌張地打開門，開門處，只見我們祖義伯兄弟，一手拿着一支蠟燭，一手端着一碗熱騰騰的湯。

「這是什麼意思？」長上問。

祖義伯兄弟說：「哦，父親，今天你大聲指責我的錯處。我聽出來你的嗓子啞了——我想你是太疲倦了——所以我想煮一碗湯給你潤潤喉。」

這話重新激起長上的憤怒。祖義伯兄弟對着因被吵醒而向他怒吼的長上囁嚅半天說：「好吧，父親——既然是這樣，請你拿着蠟燭，讓我把這碗湯喝了。」

這位純樸清心的兄弟給我多大的喜悅啊！我真希望我們整個團體都是這樣的人，因為我明白，他們是征服撒旦和這個俗世最好的士兵。

那些過份聰明的人使我警覺。

我覺得我們必須以高度的幽默感面對宇宙複雜的真實情況。這是在掙扎中站穩腳步的不二法門。

例如，我見勞動諾、亞西西最有學問的人，對着一羣微笑的虔誠貴婦講道，什麼也不講，只是一味講他的內衣褲，我就明白，只有這種人才能改變這個世界。

金達華兄弟拿着空的奉獻箱來見我，一面餓得發抖，一面不住地向我道歉，說他在途中把一些麵包屑吃了，好像他因此而犯了大錯似的。我見他這樣，不禁喜極而泣，感到我的確是所有人的兄弟。這就是幸福。

第八章



我的教會，我的教會

不只是在天神聖瑪利亞樹林中的小教會，是我們避難、平安和祈禱之所；整個教會，從地球的這一極到那一極，由耶穌親自建立的整個教會，是我們安身立命之處。

這位耶穌，他曾在聖達彌安諾對我說：「重修我的教會。」因此，我曾一度奔走收集材料，企圖修補聖達彌安諾頹敗的四壁。不過我很快就明白，主這句話的涵意更廣，他是指整個羅馬教會。

如果沒有這個教會，我們會怎樣？

在這漫長的二十個世紀裡，由誰來把主耶穌的教導，傳遞下來，留存給我們這些二十世紀的人？

有誰鼓勵我們堅持真理，有誰能向我們保證，我們一直以來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

我，方濟，感到有需要依靠某人和時常得到他的鼓勵和保證。

如果要我獨自承担一切責任，我會怕得要死。

既然是這樣，為什麼不到羅馬謁見教宗呢？

把整個故事告訴他——告訴他我們要按照福音，唯獨按照福音生活的意願——並懇求他的祝福。

向他傾訴我們對貧窮的渴望，夢想與窮人一同生活，要處於最卑微的地位，要在法律上接受貧者、被剝削者、挨飢受餓者、無家可歸者和流浪者的身分！

可能嗎？

我們是在追求不可能實現的事嗎？

我們的人數多麼少，只有十二人，而我們已覺得有必要向耶穌的代表，介紹我們自己了。

這是否違反我們謙虛的生活原則？

不，並不違反。於是我們一起前往羅馬。

那是公元一二一〇年五月。

我，方濟，帶着一份簡單的、直接取自福音的規則上路。我認爲這份規則，真能表達我們願意在貧窮和愛中，把自己奉獻給天主的共同願望。

我們一路上不停地唱歌和祈禱。

我們的喜樂，像傳染病一般，傳染給我們一路上所遇見的人們。

雖然我們所經過的地區都很窮困，但食物和住宿根本不成問題。

每個人都好奇地圍着我們問長問短。到了晚上，大家都借地方給我們度宿，往往比我們實際所需的多幾倍。

在羅馬，我們先去拜見我們所屬教區的貴杜主教。我們很高興知道他對我們很滿意，要我們不要遷移到其他教區，只住在他所管轄的教區內，他甚至答應替我們安排機會讓我們謁見教宗；因爲他是高倫納樞機的朋友。

教宗依諾森三世出身皇族，本身是個皇子，但對人對事都很悲觀。他的一生都受各方面，尤其是亞比爾派的攻擊所困。他們這些人一面宣揚貧窮，一面卻肆意批評羅馬教會。

我直覺到我們此行不會很順利，一定會有不少的阻滯。我堅持過極度貧窮的生活。當時反抗的風潮和擾亂教會的叛亂，對我們肯定是不利的。

但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能爲了爭取只基於普通常識的贊同，而放棄我的新娘貧窮夫人嗎？

不，我想我不能這樣做。

而且，在我身邊，還有這十一位衣衫襤褸的人呢。他們一個眼神，就能阻止我這樣做了。

但，我們實在是很窮、很窮的，我們的貧窮無疑在向我們身邊的人擱一巴掌。

教宗熱心地注視着我，我回以關愛的眼光。

「我的孩子們，你們的生活在我們看來是太苦了。你們這樣熱誠，我們當然相信你們能忍受這種生活；但我們是怕以後追隨你們的人受不了。」

「聖父、我主，我既然完全委身於主耶穌基督，他怎會對那些爲他而放棄一切的人失信呢？」

我們告退出來。

我們利用等待的時間，到聖安東尼醫院去照顧病人，而教宗卻用它來與樞機討論我們。

我們知道很多樞機反對我們，並打算否決我們。

不過我們也知道高倫納樞機在爲我們辯護，他的論點很簡單也很具體：如果我們拒絕這個貧窮的卑微的人以福音爲出發點的要求，我們會不會使天主不高興呢？如果我們採取這種立場，認爲他的規則，是在人力所能遵守的範圍之外，這是否等於承認，人在現世是無能力

追隨福音的？

教宗傳召我們。我們又來到教宗見客的大堂裡。高坐在寶座上的，是臉色青白的教宗依諾森三世，他看去好像整晚沒睡覺似的。站在他面前的，是我，方濟，還有圍繞在我身邊的是我那羣蓬首垢面的兄弟。

教宗關懷地注視着我，好像要看穿我的內心。

我站在他面前，用一個比喻解釋我要在教會之內，過貧窮的生活的夢想，這個比喻，我以前也向我的兄弟講過。此刻，我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滔滔不絕地向教宗說明我們必須過貧窮的生活的原因，強調這是我們必須向基督徒作的見證。

我不知道在那一刻發生了什麼事，似乎教宗忽然改變主意，似乎一個一直困擾着他的問題，霍然而解。

他微笑着，用手勢叫我走上前，他慈和地擁抱我。我馬上意識到這場仗已打勝了。天主親自干預，令教宗確信我們是絕對誠意的，沒有欺騙教會的意思。

後來有人告訴我們，教宗曾做了一個夢。他夢見聖拉特朗大殿搖搖欲墜，忽見一個衣衫襤褸的人上前，用肩托着它。

我就是那個衣衫襤褸的窮人嗎？

要承認這點是需要勇氣的。

說到夢——你怎能相信夢呢？

因此，每當這思想出現在我腦際，我就極力排除它，告訴我的主說，我只不過比虛無好一點點，我實在也沒有什麼能力。

現在，我們在歸途上了，從此，肩上多了羅馬的負擔。



隨着教宗批准了我們的規則之後，就是我們第一次的大選。這件事使我們越來越不安。我們離安布利亞省越近，歌聲就越少。當我們的心思完全被日愈逼近的困難所佔據後，我們的歌聲就完全被滿溢內心的靜默祈禱取代了。

不過有一點是很肯定的，而且也是我們可以完全依賴的，那就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祂一定會幫助我們的。但是，真實的戰爭，已在後面等待着。

我們在梵蒂岡的大廳裡見不到貧窮，也見不到一絲象徵貧窮的痕跡。

這一點，我覺得一定會引起這一個向着亞西西疾走的小團體熱烈的討論，因為我們這些人都熱切地在生活中實踐福音的貧窮，而我們這羣人卻像原始人一樣簡單和樸實無華，完全未經雕琢。

晚上我失眠了。

我們此刻所處的情況，正是整個神聖而又有罪的教會的奧秘。一方面，天主曾答應使她完美無缺，然而另一方面她卻因為她的財富和力量而使許多人反感。

我怎能解決這個困難呢？

我如何向我的兄弟解釋？

我深刻地意識到我應該忠於教會、這個給予我生命的母親。同時我也意識到無恥的財富和教會涉入政治力量的矛盾；這種矛盾削弱了天主藉教宗的夢，提醒他拉特朗大殿搖搖欲墜，將由一窮人極力支持着不讓它倒塌的訊息。

我們必須支持教會。但怎樣支持？

我們必須修補裂縫。但是補那些裂縫？

忽然之間，靈光一閃，我感覺得我們可能面臨的危險。年輕而涉世不深的我們，可能會變成一羣憤世嫉俗的人：苛刻和諸多挑剔。

不，我們絕對不能這樣，這樣我們將一事無成。

我們已經有不少這樣的傳道人了，尤其是在意大利北方更多。

耶穌肯定不要我們落入這個模子裡。

忽然之間，一切昭然若揭，我們應該模仿耶穌，做他所做過的事。我重溫他的教導，他的話令人心情舒暢。

「不要判斷人。」

「爲什麼你只看見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對自己眼中的大樑竟不理會呢？」

「我來不是爲判斷而是爲拯救的。」

最後這句話深深吸引我，深深打動我的心。

「我是來拯救的。」

我不是已被拯救了嗎？我快樂正因爲我已得救。

我是什麼，不過是個被救的人，竟然批評那些沒有得到同樣恩寵的人？

我其實最應該同情他人。

這思想使我恍然大悟，清楚地看見自己對待富者，對待那些還未進入耶穌所宣講的幸福境界的人們應有的態度。

那些罪人，穿綾羅綢緞的富人，他們比任何衣衫襤

褸的窮人更貧乏。如果我同情和愛那些外表看來是很窮的窮人，爲什麼我不能愛這些外表看不出是窮人的富者，有權勢的人和那些仍然相信偶像和住在黑暗中的人？

不錯，我深切地感到這一點：不幸者是尚未進入福音的幸福境界的人，他們還未嚐到被釋放的喜樂，內心仍然充滿虛榮、焦慮、驕傲、貪婪和權勢。

至於我的父親和我，誰是幸運者？

我，像雲雀一般歡唱和深切地感到天主的臨近的我，還是我那不斷爲他的錢財及其他愚蠢的事而担心的父親呢？

兩個神職人員，一個相信福音裡的耶穌，另一個仍然相信舊約的暴力，只夢想爲天主的光榮而擲頭顱，那一個更幸運？不錯，福音已有人在宣揚了，但不按照福音而生活的人，比完全被福音所滲透的人，不快樂得多了。

能理解耶穌心思並能成爲窮人的匝凱和那個因爲怕貧窮而情願與基督分手，仍然留在被奴役的情況的人——我認爲他們之中那一個比較快樂呢？

現在我明白了，我已找到了應該如何懷着信仰與我的同伴交談的途徑。

兄弟們，我們是教會年紀較輕的兒子，我們應該一直保持這個身分。我們應該選擇的位置就是耶穌當年所選擇的：末席。

但末席才是最好的。

如果我們選了末席，沒有人會妒忌我們；沒有人會

因爲我們而蒙羞；沒有人會對我們產生恐懼。

從最低的位置上，我們看事較清楚，較容易了解那些受苦和需要我們服事的人。

我們應該怕的是驕傲、要出人頭地、要判斷我們的弟兄、要以我們的判斷打擊那些因犯罪而悲傷，因天主的離開而嚴重地受傷的人，應怕這種種不高貴的意念。

我們真正的規則就是福音，我們應該認爲，那些了解並以實踐貞潔、溫良、和平的人，那些甘心被迫害並以此爲樂的人是有福的。

真正值得同情的人是富有的、有權勢的、吃得好穿得好的人，是那些背負着天主可怕的判斷「你們真是有禍」的人。



瑪竇福音真福八端中的第四端：憐憫人的人真有福，現在成了我一路上的明燈。

憐憫罪人。

憐憫基督徒。

憐憫教宗。

憐憫我們自己——這些一心要貧窮但不知道怎樣才能成功的人。

是的，即使是對教會，即使是對梵蒂岡，也應以憐憫的眼光看待。

直到這一刻以前，我一直不能正確了解教會所包含的奧秘：罪和不能錯誤；壞的表樣和在這條路上行走的

安全；牧者所表現的、令人恐慌的盲目和在他們的領導下，終能安抵福地的事實。

現在我明白了，我很高興到羅馬走了一趟，很高興得到羅馬的批准。

我感到平安。

我感到自己是在一塊結實的磐石上。

我感到自己是在天主的計劃之內。

這位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與人訂下盟約的天主。

這位帶領祂的子民，離開為奴之地而進入福地的梅瑟的天主。

這位儘管達味整個王朝都充滿驚人的罪，仍然對他說：「你的王位永遠堅定不移」的達味的天主。

這位以色列的天主，祂曾答應過：「不要怕，我將與你同在，我要領導你。你將征服你的敵人！」

教會的不能錯誤並不基於人的弱點，而以上主的全能為基礎。這不是人的德性而是天主之愛的結果。儘管人有一些微小的德行和幼稚的錯誤，祂的愛藉着祂堅強的意志，最後一定能成功地帶領祂的子民達到他們的目的。

在選定梅瑟、聖伯多祿和依諾森三世，作為他的子民的領袖時，天主並沒有改變他們頑固的頭腦或除去他們內心的渣滓；儘管有這些頑固、這些渣滓，祂仍然向祂的子民保證，他們可以達到天國。

因此，問題不是更改領袖和建立另一個教會，而是

相信教會已經建立了。我們應該信任一直在領導着教會的聖神，因為祂曾領導梅瑟、領導達味、領導伯多祿，而現在，祂也領導着我們幾天前才見過的，有着種種弱點的教宗依諾森三世。

是的，重要的是相信，在我們在這個舞台上出現以前，教會已建立了，而且，要是換了我們，我們也不會比別人做得更好。

消滅這個因為我們衣衫襤褸，住茅屋就覺得自己比他人更能幹的思想！

消滅這個誘惑，不要以為我們一旦上台，事情就會有明顯的改變，會變好。

不。

我們，像教會一樣，會繼續在聖人與罪人之間徘徊，有崇高的理想和卑鄙的殘暴，是平安的寓所也是暴力的森林。

一切將在於個人的聖善，在於把一生交出來的人和他們的祈禱，在於謙虛的人的犧牲和基督的追隨者的真愛。

不過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使我們會失敗，會被我們自己的罪和缺乏信仰而完全征服，教會絕不會失敗，天主的子民也不會在曠野中，或在巴比倫可怕的孤獨中一敗塗地。

無論怎樣，那「小殘餘」將會成功。

天主自己就是保證。



我的教會，我的教會，
溫暖如你，
你永遠是我的教會！

這就是我要唱的歌。如果有一天我會重臨亞西西，我會抱着我的六絃琴唱這首歌。

這歌是針對普世教會而言，也是針對我的小教會、方濟會士的小教會而言。

你看，我會邀請前來看我的、睡眼惺忪的兄弟說：「來，讓我們上磐石去散散步。」

今晚月亮很清亮。當然，現代再也沒有人會注意月亮了，拜地方議會所賜，你們現代的房屋有非常良好的燈光系統。說實話，現代的房屋實在很美，有水銀燈從最好的角度照射着，從外面看去，實在美輪美奐。

我生前做夢也不會想到，你們竟可以把亞西西轉變成一個這樣親善、和諧、調和的小鎮。

這些大教堂是多麼美麗呀！

兄弟，你們的工作成績很好。

我，方濟實在不能不佩服你們修院的建築是如此調和高雅。當然，要向你們指出許多不合乎我的品味的東西，不是一件難事，不過我不打算這樣做。我在這些年來也成熟了，我不會像過去那樣，把兄弟們建的一座座修院拆毀。

八世紀已經過去了，貧窮也有不同的方式。在那些日子裡，我實在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所以會突然被非常實際的伊利亞兄弟所取代。

是的，你可以指責我，我不介意。我只要求你們不要過份。一個在銀行工作的方濟會第三會會員，曾不經意地向我提過，你們的銀行的存款數目相當大。

我打算調查這件事，雖然我也要責備我的這位第三會會員，違反銀行保密的規則。

不過我也要求你們一件事。

如果你們手上有錢，善用這些錢。把錢用在窮人身上，他們一直都是你我深愛的。

如果我在百年紀念時作朝聖者的打扮——我會的——回到亞西西來，不要告訴我，你們沒有地方，就砰一聲把大門關上。

收留我，像收留一個窮人一般。給我工作，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收留我。

你們，竟然是你們把付不起房租的窮人關在門外，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呀！

你們同意嗎？

還有別的事。

如果你們收留我，准許我早晚和你們一同祈禱。在早上我們可以一齊唱讚歌。同時我希望在我們唱讚歌時，不會聽到有人說：「各位先生女仕，請看，這幅壁畫是屬於十五世紀的。」

在傍晚，如果我們和遊客一同唸晚課，我希望你們注意保持肅靜。

這是很重要的。有不少人喜歡靜默。

你看，如果人們找不到成熟的祈禱氣氛，以後他們

就會批評你們，說你們把教會變成一座博物館，而你們一個個都做了導遊。

這是不對的，你們同意嗎？

但爲什麼你們這樣瞪着我？你們不高興嗎？

你們要聽嚴厲的訓導嗎？

我已講過一次了——八百年以前。這次我不願講得太多。而且，在這些世紀以來，我也學會了一些東西，我願意把我的心得傳遞下去。

關於貧窮的問題，我們是很難下判斷的。

窮人的衣服、木屋、木桌、破裂的杯子、編織的乾糧袋——這些都是外在的象徵。還有現實、真正的貧窮，而這些是隱蔽的。

現在，我對現實比較敏銳，能更深入、更仔細地看清楚它，因爲它比以前更廣泛、更普遍了。

那些付不起房租的人，不是唯一的窮人。那些處於社會邊緣、孤獨無助，只好吸毒以逃避痛苦的人也是貧困的人。

還有一件令我感到厭惡的事，這事在我的時代，我們做夢也不會想到要做，但你們現在卻做了。

在有關貧窮方面，你們開始學會欺騙。

事實上，青年穿得破破爛爛已變成了一種時尚，雖然他們喜歡豪華的環境，卻愛穿工作服。

還有些人特別喜歡舊杯舊桌，說這是古董，是稀有物品。

實在是很難判斷。

我所能說的只是，把你自己直接放在天主面前，讓祂來判斷。

同時，記住一件事。

在你生命的晚課中，天主將會根據你的愛而不是貧窮來判斷你。

我這樣說因為在教會的最前線，貧窮已變成了戰場；在這裡，窮人恨有錢人，工人恨僱主。

這再也不是祝福，當然更不是福音。這是馬克思主義。

你不曾意識到，吸入時代的精神是一件多麼容易的事嗎？這個時代的精神卻不是福音的精神。

現在一個身為基督徒的工會領袖與一位屬於其他文化的領袖，根本沒有什麼明顯的分別。

這是很可悲的，非常、非常可悲。先知都死了嗎？永遠不要忘記，天主是愛。貧窮只是祂的外衣。

所以，除非你仍然能看到、能支持和愛穿這外衣的人，否則不要攻擊這外衣，即使穿它的，

是一個罪人。

是一個中產階級的份子。

是，恕我大胆，一位主教或蒙席。

※

還有一件事。請原諒我堅持這樣說。

你們生活在一個怪異的、矛盾的、曖昧的時代。

你們比以前更富有，而你們也比以前講貧窮講得更多。你們是屬於中產階級，而你們卻扮「貧窮教會」。你們常講團體，但比以前生活得更孤獨，有更多人離婚。

西方有諺語說，事情總不會十拿九穩的，我卻以爲，在你們的言與行之間，相差何止千萬里。

你們的言論多如江海，而你們自己也往往被種種高談闊論所淹沒了。

這就是爲什麼，我很想給你們來一次「強硬的談話」。因爲你們是強硬角色，我不是。

不要說什麼，只要聽聽你們開會時所說的話就夠了。

真可怕，你們是多麼強硬，毫不妥協，非常極端。

多麼可怕，這種強硬和極端的作風，總是針對他人而不是對你們自己。

你們似乎對轉化他人的思想着了迷！

而我，方濟告訴你們：應該反過來，把目標放在你們自己身上吧，致力轉化你們自己，然後你們會發現更能了解事物。

最重要的是，你們應該明白這一點：你們以爲可以改變方濟會士、嘉布遣會士、集禱會士和……在相當程度上，改變耶穌會士、慈幼會士、小兄弟會士……這是沒有用的。

根本不可能！

可能的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談，尤其是像現在這樣，你在傾聽我的話，我們在交談。

歷史有它自己的法則，沒有一個組織可以躲避時代的齒痕，無論它的創始人是多麼偉大、多麼聖善。

只有那些赤裸裸的個人，如果他能面對福音的赤裸，而自己也接納了福音這種赤裸裸的赤貧情況，他才能躲避時代的齒痕。

我的孩子——如果你們稱我為方濟父親，我當然這樣稱呼你們——不要相信你們可以改革你們的修會。相信改革你們自己吧。

我的兄弟姐妹——如果你們稱我為方濟兄弟，我當然這樣稱呼你們——使自己聖善，那麼你也會覺得世界是聖善的。

第九章



象徵的說服力



我皈依福音之後很快就發現一件事。那就是象徵的力量。

我很愉快地意識到，在我周圍的一切，都是天主的一個象徵，是祂的標誌，我再也不能看着一種東西而不想到祂、我至高至善的主。

真的，我覺得日夜浸在天主之內，世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把我從祂這甜蜜、強烈和真實的臨在拉開。我就是這一間學校裡，學會了如何去了解和在生活中實踐一樣東西、一個很重要的基本教訓。

顯然祂訂立了象徵祂自己的標誌來和我們講話，向我們解釋各種事物，那麼，無論是爲了避免浪費時間，或是在檢驗我們是否在正確的路上或糾正自己的缺點，我們都應該照祂這樣做。

是的，訂立象徵，在我們思想的各個階段中提醒我們，證明我們所追求的人格是真實無妄的，作爲我們在實踐福音的道路上的路標。

我想起第一次在我思想中出現的象徵。我覺得它清楚的暗示輕視金錢和戰勝貪婪。

金達華和加達尼來和我同住。

金達華很富有，而加達尼是位司鐸也是公禱員。

「隨意翻開福音，」我告訴他們「讀出你們所翻的那一頁。」

他們所讀到的是「你若願意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

我。」(瑪19：21)

兄弟們，你們明白主的願望是什麼？

明白。

他們去了。金達華變賣了他的財產。加達尼放棄了他的司祭職。

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一二〇八年五月的那天早晨，在亞西西廣場。金達華有許多物品。我先開始派錢。我們引起多大的喧鬧和混亂啊！

人們從各方面湧過來。貧窮的、不那麼貧窮的。每個人像發狂似的，見東西就搶、就抓。那是怎樣的一個場面啊！

我們把一切都送出去了，連一分錢也不剩。

那天早晨我感到多麼的自由、多麼喜悅！從這件事的象徵，我也看到人被金錢奴役的程度是多麼大！

另一個象徵是我以自己的純樸爲自己和兄弟建立的。那是我吩咐勞動諾兄弟到亞西西講道一事。

你看看「聖方濟的小花」(*The Little Flowers of Saint Francis*)所記載的是什麼。勞動諾當時這樣回答：

「可敬的父親，請你原諒我，不要派我去，因爲您知道啦，我沒有講道的恩寵，我只是一個簡單而愚蠢的人。」

聖方濟說：「既然你不立刻服從，我以神聖的服從命令你到亞西西去，就如你生不帶物而來，你就應該只穿上內褲走進一間教堂去向那些一無所有的人們講道。」

勞動諾便遵照命令，只穿一條內褲，走進一間教堂，向祭台一鞠躬，然後登上講道台開始講道。

兒童和男人見了都大笑起來：「看，這些人做這許多克苦以致成了白痴，神經錯亂了。」

這時，聖方濟見出身於良好家庭的勞動諾，竟服從了這個難以服從的命令，他不禁責怪自己起來，說：「賓納度的兒子，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無禮了，你這個卑鄙的小人，竟然命令勞動諾兄弟赤身去講道，像個瘋子一般？天啊，這不是說明了你在強迫他人做事嗎？」

他也立刻脫光衣服，帶着滿腔的熱誠到亞西西去講道。

我不需要告訴你以後的情形怎樣，因為你已知道了。不過我肯定，人們會因此對我們畢生難忘。

在這個時期，我常鍛練自己對天主保持信心，盡力維持我們與祂之間的純樸關係，確信自己像在祂懷裡的嬰兒一樣，受到祂的引導和保護。再看看這個象徵：

有一天，聖方濟和馬士奧兄弟在一條路上走着，馬士奧兄弟走在前面。當他們來到十字路口，可以到翡冷翠、賽納或亞列蘇。馬士奧修士說：

「父親，我們要走那一條路？」

聖方濟回答：「天主喜歡那一條就走那一條。」

馬士奧兄弟說：「我們怎能知道天主的旨意呢？」

聖方濟回答：「藉着我向你顯示的象徵。因此，我以神聖的服從令命令你，就在這十字路上，你像小孩子一般不斷地旋轉，直到我叫你停下來為止。」

馬士奧兄弟開始旋轉。轉呀轉，他頭昏了，跌倒在地，爬起來又不停地轉。好幾次，聖方濟仍然沒有叫他停下來，他爲了表示服從，就一直轉下去。

最後，當他正以最快的速度在旋轉時，方濟叫道：「停止，不要移動。」

他停下來。聖方濟問他：「你現在面向那一條路？」

馬士奧兄弟說：「向賽納。」

聖方濟說：「這就是天主希望我們走的路。」

要走的路既決定了，他們就向着目的進發。不過，馬士奧兄弟不明白，爲什麼聖方濟要他做這樣孩子氣的事，他咕嚕地埋怨……

我，方濟，可以向你保證，事後馬士奧修士有足夠的機會了解，在我們這樣孩子氣地以這種奇異的方式所作的選擇中，天主的確顯示了祂的旨意。

因爲在賽納，有三個敵對的黨派正在鬥得你死我活。

我們來到，誠懇而熱心地和他們調停，他們竟然也肯聽我們說話。其餘的就是天主的工作了。那一天，在賽納，是祥和的一天。

*

另一個象徵發生在蒙地加塞，可愛的小安基魯剛剛來和我們同住，接受我的監護不久。我應該把這件事詳細告訴我的兄弟，好使他們記住，應該溫和地對待每個人，即使是強盜也不應粗魯。在蒙地加塞郊區一帶，最近常有三個強盜出入，有一天，他們居然光顧我們的修院。

安基魯兄弟發現了他們，就以適當的方式趕走他們。

當我，方濟，帶着乞得的麵包和一瓶很好的葡萄酒回來，聽到安基魯驅逐強盜的事後，就責備他；並使他記住：天主可以做任何事，我們不應該判斷他人，即使是強盜也不能隨便判斷他們，我說：

「既然你做了違反愛德和基督福音的事，我以神聖的服從命令你，馬上拿着這袋我剛乞回來的麵包和這瓶酒去找他們，無論上山涉水，你也要找到他們，代我把這麵包和酒送給他們；然後跪在他們面前，虛心為你對他們粗暴的態度認錯；並代我懇求他們以後不要再作惡，應敬畏天主，不要犯罪害他們的近人；如果他們肯這樣做，我答應供應他們的生活所需。」

在安基魯奉命去做這件事時，聖方濟開始祈禱，求天主感化那些強盜，使他們改過回頭。天主俯允了他的祈求。

*

辨認象徵。

確定那些向我們啟示，召我們回歸真理和愛的象徵。

全部的禮儀就是一個活的象徵，是對隱而不顯的事物清明的追憶。

當你點亮逾越蠟燭，這個象徵基督的臨在、死亡和復活的標誌時，這象徵就能溫和地提醒在場的信眾。耶穌就如蠟燭一樣，為發出光亮而燃燒自己。同樣，我們用一個輕視金錢的記號，使我們的兄弟姐妹明白解除偶像的束縛的自由是什麼。

正如在感恩祭中，你謙虛地平臥在聖體的象徵前，在天主面前表示你的卑微，更新你自己和他人的信仰，同樣，那次謙虛地聽命赤身講道的象徵，能喚起我的兄弟服從的真義。

建立象徵。

我們曾在我們那個時期，草率地建立了濟貧的象徵。

我真希望當年建立的是工作和我們那種修道生活的象徵。不過，已經做了的事就不能挽回。在我那個時代，工作，我是指支薪水的工作，如現代在銀行供職那樣，是一種奢侈的作為。

如果我們要接觸窮人，我們就必須接受乞丐的生活，我們曾完全地接受了行乞的生涯。

在建立這種象徵時，我們是在告訴教會當時的問題之所在；對於那些乞丐，我們是在表示：「振作起來，我們就在你們身邊，支持你們。」

但現在，這個象徵是不適合的。在到處鬧工人荒的時候，任何有頭腦的修道士都不會認為有必要去乞求救濟。在可藉工作賺取生活時卻去行乞，這根本說不通而且會成爲一個笑柄。

因此，在現代，為一個愛護窮人的熱心人士，最好是建立工作的象徵，尤其是那種勞苦的、低賤的、低薪的工作。

可惜有些教會人士對於司鐸從事勞力工作，總是過份敏感。

不過，他們會找到各種藉口的。

他們是屬於視工作與高貴和聖善不能相容的派系。你有什麼辦法？

這是過去所留下來的殘餘思想。古代希臘人輕視勞力的工作，中產階級從來就不喜歡，穿着骯髒的工作服，從事極度疲倦的勞力工作。

在我那個時代，一個職位高的神職人員會覺得，背着一袋重物穿街過巷或在工地工作，是一件羞恥的事。

最令人驚訝的是，教會的世界竟這樣輕易忘記基督的出身是工人階級。他們甚至荒謬地辯護說，司鐸從事勞力工作是「不對」的。這是很嚴重的，差不多等於說，「耶穌做木匠是不對的。」

不過我，方濟說這話是沒有惡意的。

*

我們的修院建立的另一個象徵就是庇護所，保護和幫助任何有困難的人。

正如一個被通緝的人在一間教堂裡避難，沒有人敢去逮捕他一樣；那些窮人也把我們的地方當作避難所，他們可在此找到食物、安適和友誼。

這是我們真正的光榮，我應該坦白的說，整個教會要因為這重振的愛德而留下記號，甚至在現代也一樣。

每一個基督徒的家，每一間修院或隱修院，每一間主教的府邸，都應該常打開方便之門，歡迎那些有麻煩的人。

同時，如果可能，這扇方便之門應該是很容易找到的真正方便之門。太豪華的大堂、太高的梯級，象徵威嚴、壯麗而不是真誠和謙虛，這種地方很容易嚇怕窮苦人家的。

*

我常有一個孩子氣的熱心的夢想，把梵蒂岡賣了，把所得的錢都捐給窮人。我夢想告訴教會，認真地以行動配合宣揚聖言的時候已到。

不過，現在，我也長大了，正如當我見到一間高大的修院不會感到不安一樣。現在我也可以心平氣靜地參觀梵蒂岡。

不過我還是和八世紀以前一樣深信象徵的效用，當年我曾廣泛利用各種象徵教育我的兄弟——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告訴你這件事。

當然，這不是一場爭論。

想像有一羣朝聖者來到羅馬。他們懷着興奮和喜悅的心情，期待着這個機會，能在這間美麗的大殿裡祈禱，能見到教宗，聽他的聲音，想像這是從耶穌傳來的。

但……

你認為怎樣？——在鐘門之外，
青銅門之外，
聖亞納門之外，

博物館入口處之外，

——他們希望找到一扇小門，門上刻着：「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

(瑪11：28)

他們希望能推開這扇小門進去，找到一個簡樸的地方，舒適而有賓如至歸的感覺，他們可以在此見到一些男女，使他們覺得教會是活着的，在向貧苦的人敞開大門。

不，並不是說在梵蒂岡或你的工作中缺少愛。讓我這樣說，在所有偉大的愛德工作中，總是缺少了象徵。或者，即使不是真正缺少，那象徵總是太大和太炫耀，太有效率，使窮人難以接受——如教廷大使館、電台、主教座堂、樞機府邸等，都是表面的象徵。

現在的人對於小的象徵比較敏感。他們注意那些具體的、巧妙的，特別是那些直接在生活中不斷地、有力地體現的、愛的成果。

教宗韋迪拉在人羣中，雙手舉起一個小孩子，伏地親吻他所踏足的國家的土地，見某些痛苦的景象而流淚，拜訪非洲的一間小屋或南美洲黑人住的小屋等；這些象徵的意義，不言而喻，使他能直接與窮人溝通。

可不就是這樣嗎？

這也是爲什麼我告訴你，如果我混在一羣朝聖者羣中來到羅馬，我要在那些著名的牆壁之間，看看是否可找到一扇小門，推門進去是一間適合我，亞西西的方濟的房間。

第十章

非暴力第一

我，方濟有機會閱讀你們在我死後所寫的，有關我的作品——是那麼的豐富和格調那麼高雅——說實話，我最喜歡的是「小花」一書裡的記述。

我對此書所寫的一切感到舒服。

有時我實在不記得，有些事件是否真如作者所寫的那樣，還是誇大了——或是杜撰的——但，這都不重要。

我喜歡這書所記述的一切。

即使實際上不是那樣發生的，但作者這樣描述，使整件事更美、更好。我完全接受，因為這些事件給我一個非暴力的形象（即使是經過你的潤飾），這個形象我接受了，感到很榮幸，我也很感激你對我這樣了解。

是的，這就是當年的我：非暴力。「小花」對你和我，的確是一個美麗的夢。

在我們的深心，每一個人的深心，都夢想一個美麗的世界，裡面充滿人性的愛與甜蜜。

可不是嗎？

你們有些人可能會對谷飄的狼這個插曲，發出會心的微笑。但如果你曾經是個赤子、真正的赤子，你也像我在谷飄時，在那個飄着初雪的寒冷的早上一樣，急於要解決所有的問題。

一隻野狼，躲開了暴力卻又面對飢餓！這對於人類應該是一個象徵什麼意義的寓言呢？

兄弟們，我應該承認，當我還是一個小男孩時，我曾有這樣的幻想。大人曾告訴我，在亞賓尼斯山頂上，住着許多貪婪的狼，時時跑下來驚擾家畜。

那時我還不認識基督。

我夢想去找一頭只以愛的撫摸作為武器的野獸，而那頭野獸應該站着不動。

而今我既已體驗過耶穌愛的安撫，我怎能再害怕呢？

我還需要一把修剪的剪刀嗎？

我還要見到血、即使是一隻狼的血，染滿谷飄的石塊嗎？

不，兄弟們，我並不害怕。

自從我經驗到我的天主，實際上也是狼的天主之後，我就不再害怕了。

谷飄的狼這個事件最奇異的，還不是那隻狼馴服了，而是當地的人馴服了，所以他們能帶着麵包和熱湯而不是刀，跑去迎接那隻飢寒交逼的狼。

這就是愛的奇蹟：發現所有受造物都是一體，由天主父投入空間，如果你也像祂一樣沒有任何武裝而且和平的到來，整個創造會接納你並用微笑歡迎你。

這是非暴力的原則，我願意以最大的熱誠把它介紹給你。

有鑑於你的環境的曖昧，和你在小資產及社會主義文化包圍之下，很難確定你自己的立場，我曾勸你少談現代的貧窮問題。但是，我卻強調：多談論非暴力，作傳宣非暴力的使徒，成為非暴力的支持者。

現在，當你們儲備了大量你們隨時可引爆的核彈

時，可能是你們談非暴力最後的時機了。

不要低估你們現代所面臨的危險。我強烈地感到，在這個世紀過完以前，你們必須面臨一兩個大災難。你們最好早作準備，最好是想法子使人類悔改。

即使尼尼微也曾回頭和獲救。

且聽我說。

現代，當你講到非暴力時，每個人都明白你在講什麼。這個論點也簡單明瞭，如果付諸行動，可以改變大地的面貌。

現代你們常講人權，這是好的。現在，我跟你說，第一條人權就不能受制於暴力，應由和平統領一切。我們的論點都不出聖經的範圍，應該徹底執行。

但事實上應該比這更廣泛。首先，非暴力與自然界有關，即與天空、海洋、礦源、森林、空氣、水流和家庭等有關。

這是第一個不能施暴力的範圍，然而你們在這個範圍內所犯的罪實在太大了。我不知道你們是否還能獲救。

你們亂砍伐樹木，糟蹋森林，染污河水，像強盜一般搶掠物資。

你們對自然的藐視已到無止境的地步。

如果有一個法庭接受天空、海洋、礦源的上訴的話，你們(幾乎所有的人)將會被判死刑。

也許真有這樣的一個法庭，隱形的。因為你們的懲罰已經開始了。

你們幾乎呼吸不到新鮮空氣。你們的食物也變得不健康了。癌症對你們的侵襲百發百中。

現在，你們卻在差不多毀滅了一切的時候，尊我為生態學主保。你們應該承認，這未免太遲一點了。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麼。

最錯誤的是，掌握大權的總是那些人：那些有權勢的人、富人、專業的政治家。

試試把一些小人物——簡樸的人、詩人——攬進政府機關。但誰會相信一個詩人？試試讓那些晚上仍愛看星星或肯消磨一小時在樹林裡，觀看枯葉下的甲蟲，或在五月的麥田上對着螢火蟲做夢的人管理人民。他們對人類的問題會有較好的看法。至少，他們不會犯那些可怕的罪。

你們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但，你們沒有理由埋怨：不負責任的是你們自己。

你們可以繼續生產消耗你們的原料和大量資金的機器；卻不肯給予農夫，世界真正的資產，一絲一毫的幫助，致使一切日趨毀滅。

你們讓許多大學畢業生無所事事，終日在大城市裡游手好閒，意志消沉，卻不想辦法訓練年青人熱愛有建設性的、簡單的、手工藝或農務，多關心較全面的問題和日常的生活，而不要老是在金錢方面動腦筋。

如果你們需要證據證明你們的錯誤的話，很簡單，問問你們每日所忍受的不愉快是什麼。這就足以向你們提出，你的錯誤在那裡了。

你們是極端的不快樂。

喜悅不是你們家裡的常客。你們的家無論設備、建造都很好，就是缺少人性的溫暖，尤其缺乏幽默感。

但你們都曾辛勤工作，難道你們不值得享受一點平安以作為所付出的努力的代價嗎？

反而？…最麻煩的是，你們用金錢來衡量每一件事，這是錯的。

放任政策的資本主義，以金錢作為活動的推動力，這個主義現在已在它所造成的災禍和恥辱中，逐漸死去。

馬克思主義似乎找到一個較好的辦法，馬克思以勞力取代金錢。但這個主義在了解人的本性上幾乎完全失敗。它也對人格施行暴力，建立的制度和他們要取代的一樣有毒素和令人不愉快。

到一個社會主義城市旅行一點趣味也沒有！就如在紐約或東京某些地區那樣，連呼吸也困難。

至少，你們應該承認，你過去做錯了而且仍然在錯下去，得承認你們是個拙劣的工人。最壞的是：你們爲了錢而糟蹋自己。

難道不是嗎？

你們的基本錯誤是，不把真理和愛而把金錢，放在你們價值表最高的一級。其實說到底，你們這樣毫不考慮後果地搶劫自然世界，還不是爲了錢，殊不知你們所犯的錯誤的惡果，現在已落在你們頭上了。

不過，老是想着不愉快的過去是無益的。不如多動腦筋想想將來，像我們一樣，常提醒自己，要使人類回頭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耶肋米亞說過：「人心是無可救藥的。」

儘管我不是經濟學家，不過按我無知的直覺，我以爲，在你們現在的情況來說，不是制定五年計劃，而應

時時以人類、個人和自然世界的福利為念。

我認為應該把郊區放在第一位。我覺得建設大都市是一個錯誤。為什麼在意大利、巴西等國的大都市裡，出現人們擠在貧民區，過着非人生活的可怕情景？因為政府不為鄉村做任何事，鄉下人怕被棄於無助的狀態，全部湧向都市，希望能得到保障。

如果政府給住在鄉村的人們最低限度的援助，提供適度的生活標準，大多數人會留在鄉村，耕種——這其實是維持每個人——無論是住在城市或在鄉村——的基本生活要務。

你們最近這個科技年代的歷史，實在是一段從鄉村遷徙至城市的歷史。將來我所夢想的非暴力的年代，應該是從城市回到鄉村的大遷徙。

應該幫助住在鄉村的人，即使他們終日所做的，只是栽種樹木和清理灌溉的溝壕，因為這樣可以保護土地，使它不致於荒蕪和遭受破壞。

把一片荒地變成一座花園，這花園就會變成伊甸園，供應你所需的一切：麵包和平安。

如果一個青年，把摩托車賣了買一輛腳踏車，獎勵他吧。如果一個農場經理，有辦法用風車或利用焚燒垃圾發電，他應該得到公眾輿論的讚美。

如果得到光照的工業家開始用香料來飼養他的牲口和種植他的田地，要感謝他，頒贈他榮譽獎！

還有一件事。

隨地拋垃圾的人應受懲罰。非必要而隨便砍伐樹木的人應該受罰。

一個男孩或女孩，隨便踐踏一朵花或虐待一條蜥蜴，應該罰他們不能吃晚飯；公務員隨便砍伐平原上的一株樹，應該扣薪或革職。

但你只是微笑。我知道，我們又回到「小花」的世界。你不相信這些。

我是一個尋夢者。

我是亞西西的方濟。

*

讓我們暫時放下生態學，又回到男、女的問題——是他們，唯獨他們應對暴力的問題負責任；其實他們是宇宙唯一製造問題的受造物。

為什麼你對谷飄的狼這個小故事這樣有興趣？為什麼賦予它這許多瑣屑的細節？

它使你這樣感興趣——然而它使你微笑。你並不真正相信這個故事。

在這個小故事裡，你找到一個解決煩擾你的問題的辦法——可是你也同時把它歸於烏托邦的範疇之內。一隻狼馴服在愛撫下。

然而，我已對你講過這件事。

那天早上在谷飄發生的奇蹟不是狼的回頭，而是住谷飄的人們回頭，他們在頃刻間相信，用食物而不是使牠流血的武器，可能使一隻狼馴服。

這就是萬物的奧秘之所在。

這是一個絕對基本的奧秘，隱藏在天主為人類所訂的整個計劃之內。

相信不可能之中的可能性。

對於絕望的事情仍然保持希望。

愛那看去一點也不可愛的對象。

天主對人類的挑戰，永遠被遮蓋在這奧秘之內。這一直都是祂對人的要求的本質：

你能相信嗎？

你能希望嗎？

你能愛嗎？

如果你回答「是」，我會為你把不可能的變成可能。

你能相信天主存在嗎？

如果你的答案是「相信」，那麼，天主的確存在——你可以在你這信仰中感到祂的存在。

你能把希望寄托在「永恆的得救」之上嗎？

你能希望一定可進入真理、和平與愛的王國嗎？

如果你回答「是」，那我會使你喜悅地微笑，為你創造一個樂園，而我會在樂園裡等待你的來臨。

你能像我愛人類一樣愛他們嗎？能像我這樣，為他們服務至死嗎？

如果你回答「是」，那麼我要使你體驗天主的知識，因為愛將引着你走向本身就是愛的「祂」。



谷飄的狼不是一個哄兒童入睡的神仙故事。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真理，可以拯救人類，尤其在人類儲備了大量的核子彈的時代。

所有的人都可從他們的近人身上見到狼的影子。

如果他們向自己的恐懼屈服而失去理智，一切都完了，最後唯有開槍一途。

因此，你的危險不在於美國人或蘇聯人的狡猾。

你的危險是來自他們對彼此的恐懼。

我相當了解美國人和蘇聯人，他們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要一次大規模的毀滅。

但我也了解人的本性，如果人們是被恐懼所控制，他們會搶在他人按鈕之前先按下毀滅之紐。

現在，人的智巧已到了可隨意從他人身上取自己所要的一切的地步，科技也消除了他們以前不能跨越的限制。現在這個無可避免的真理越來越明顯了：狡猾和暴力的根源是出於恐懼，對他人的恐懼。

如果人們發動戰爭，那是因為他們害怕某些人。

除去這恐懼，你就可以重建信任而重獲和平。

非暴力表示消滅恐懼。

這就是為什麼我，方濟，要再三告誡你：學習克服恐懼，就像那天早上，我微笑着走向那隻狼時所做的一樣。

透過征服自己，我征服了狼。

透過馴服我邪惡的直覺，我馴服了狼邪惡的直覺。
透過信任狼的努力，我發現狼也信任我。

我的勇氣建立了和平。



其餘的你可以推論。

如果有一天，你真力行非暴力的原則，拿了大量你用來保衛自己，抵抗恐懼的金錢，而把它用幫助你所恐懼的人們，你想後果會怎樣？

當你的青年，因為失業、吸毒而沮喪時，讓他們透

過幫助第三世界國家而重獲喜樂和職業，這樣，你不只解決了他人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了自己的問題。

於是，你可享受和平。

這是奢望嗎？

也許有人聽明了我這番話！

對他(無論他是誰)，我，方濟說：「鼓起勇氣！」

第十一章



黑夜

歲月的流逝越多，我越勤於追求黑暗和卑微。

最初，我把這種現象歸於我雙眼的疼痛——醫生告訴我，這是由於糖尿病的緣故。不過，漸漸地，我發現還有別的東西正在侵蝕我這個可憐的存在。

就好像冬季已滲入了我的骨髓。

我再也不渴望看東西。即使太陽，也失去了過去對我的吸引力。以前，太陽何止千千萬萬次，對我曾經是至高者的表示，但現在，當它的光線接觸我的眼睛時，它也不再向我說話了。好像太陽已在我之內，並且已經昏暗。

現在我幾乎總是閉上眼睛祈禱，而我也越來越同情和了解那些喜歡在山洞裡默想甚至在黑夜默想的兄弟，特別是那些較成熟的兄弟。

多年以來，白晝給予我與天主交談最有利的情況，但現在黑暗和它幽暗的神秘更吸引我。

語言讓位給靜默，而現在包圍着我的靜默，使事物的節奏，重複着、量度着、伴和着我的呼吸與心跳。

「我的天主，我的一切」，我重複唸着，一次又一次。這是我所能說的一切了，因為我在劇烈的痛苦中。

我的痛苦是有原因、有正確的原因的，我開心的同伴正走向錯誤的道路。

我的精神之家分裂了。我的貧窮夫人的騎士們對他們的新娘，越來越不忠心了。

我覺得無能為力，再也不能為我的兄弟做些什麼，我在每一件事上都犯了錯誤，而時間已毀滅了我的美夢。

每天都有一個兄弟來問，是否應該修改規則，或對我說，我們需要的是些普通常識。

我要小屋，但在我周圍的房屋卻越來越像堡壘。

我尋找並愛像尊尼培、馬士奧、里奧、基萊士這樣的同伴，他們真是天主的綿羊，像水一樣簡單樸實——然而，越來越多有文化、有機智的人加入我們的修會。

我再也受不了。

我到聖達彌安諾尋求安慰，佳蘭仍在此過着絕對貧窮的生活；有賴她的善導，我才能在痛苦中站穩腳步。但我的體力日漸衰弱，我覺得自己被各種事件征服了。

造成我的痛苦的，是教會中明智之士的意見，他們認為按照絕對貧窮的規則生活是不可能的。

他們似乎在告訴我，在這世上，原原本本地按照福音而生活是不可能的。儘管，我常教導我的兄弟，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完全按照福音而生活。

在我聽來，他們的意見像是背叛耶穌，實際上是懷疑他的話。

有一次，臨近聖誕節，我要默想耶穌這個最貧窮的人的生活。我在加西歐設計了一個像伯利恆那樣的山洞。

我對每個人說，你看，這是可能的。耶穌自己就曾這樣生活。天主成了貧窮、弱小、卑微的人，把自己交到歷史手中，任由它處置，只相信他自己的天父。

你看，你看，這是可能的，因為天主自己也曾這樣生活過！

但大多數人只欣賞一些感情上的東西，最後一切變成了浮誇之詞。

面對着這樣的事實，我對自己說：我們所需要的，只不過是一些普通常識而已。你看，方濟，這幢房子要加建另一翼；到底，我們也需要表現得莊重一點。然後，我們需要書籍，許多許多書籍。

我們的兄弟姐妹必須受教育。

只會唸福音是不夠的！

也許這一切都對，但我受不了。

我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了解和實踐耶穌的教訓。我不能對「看天上的飛鳥……」這些話聽而不聞。

對於曾經是我的理想的夢發生懷疑，對於福音的貧窮提出質問，兄弟們充滿了世俗的智慧而日漸明智，這一切都是我不能忍受的，它們日夜噬着我的心。

眼看着我生命的美夢凋謝，這種痛苦遠遠勝過我的眼疾帶來的痛苦。

*

我另一個痛苦之源是，奧秘的教會，竟涉入政治爭吵之內而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在我看來，基督徒就是為耶穌的溫順作証，是那毫無怨言地走向屠夫的羔羊忠實的追隨者。而在我周圍，我前去傳播聖言的鄉村和城市，我所見的，卻是銅盾牌上的十字架和鋒利無比的劍，據說這是為「保衛教會」。

可憐的教會！

可憐的基督的新娘！

她自己也披上全副盔甲，宣講對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發動十字軍的大義，組織有權力的人，親自參與獲取勝利必須執行的各種任務。

甚至我的兄弟、我的同伴，雖然我常教導他們，我們的使命就是做卑微謙虛的人，但他們也夢想着十字軍的威武，也會在光榮天主、收復基督聖墓的藉口下，毫不遲疑地拿起武器，對抗回教徒。

到底福音那一處寫着人必須收復一座墳墓，即使一座著名如耶穌的墳墓？

現在，政治更是無處不在，各種東西都要讓位給政治，好像這是它的權利。

我非暴力的理想，我要像綿羊一般和人類接觸的夢想，越來越破碎不堪了。

在這一片混亂之中，我曾經嘗試到埃及拜訪馬力蘇丹，——我只想讓我自己和他人明白，完全不武裝地去會見敵人，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我的任務失敗了。

蘇丹待我很好，我也能毫髮不損地回家。只是他對我沒有興趣。我希望和平，但……

我覺得被人徹底擊敗。

*

但最令我傷心的是，見到修會裡面越來越大的裂痕；倡導革新的會士與希望嚴格地遵守會規的會士之間的爭吵，日愈加劇。

他們對於會規的爭論使我癱瘓了。在我來說，團結就是一切。團結象徵天主對我們的忠心表示寵愛的反應。

我們之間的分裂，人們心不在焉地誦唸福音，和歪

曲它原來簡樸的特質，這一切使我一籌莫展。

我真正覺得黑暗已籠罩在我一向視為至親的、世上的家庭。

在一二二一年五月我們修會召開的聖神降臨節會議，我們在會員方面的勝利，更加重了我的不安。我們一共有五千人。

我再也不覺得有能力領導我們的團體了。同時，我要照顧各方面。

幸虧，我終能免於重任，大會選出伊利亞修士為總會長。

剎時間，我覺得輕鬆了，解除了一個一直以來重壓着我的責任，我感到好過得多了。但我的平安並沒有能維持多久。

最不肯妥協的，聲稱最忠於我的兄弟，又重新展開攻擊，修會裡的分裂更明顯了。

方濟，你必須回來。你必須重新掌管一切。你必須運用你的影響力。

父親，你應該驅逐那些最危險的兄弟……

另一方面，那些自以為純潔和追求靈修的兄弟，那些以嚴守原來的規則為藉口的兄弟，卻變得非常乖張古怪而偏激，他們所作的違反人性的克苦，粗野而令人厭惡的外表，招致主教的指責。

唉，我的確把一切都弄糟了。

✱

黑夜已來臨。

我生命中最黑的黑夜。

失去了我主、天主臨在的黑夜。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爲什麼捨棄我？」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着，像唱輓歌。

不過，教宗韓諾魯的詔書：*Solet Annuere* 頒佈了教會對我們團體的正式批准，這給我很大安慰。

我繼續探望我們多個修院，但找不到平安。

我總是作簡短的講道，然後就退隱到孤寂的隱居所，希望可以馬上回到原來的道路上。

在那幾年間，最吸引我的地方是維納山。我們的兄弟在此建了一間小屋，設置了一些小小的、安靜的隱居所。

維納山有茂密的樹林，是奧蘭度伯爵送給我們祈禱的地方。我要在此度過聖彌額爾瞻禮。我很喜歡這裡一塊大巖石間的那個大裂縫，據說就是福音所說的基督受難時地裂山崩所造成的。

基督苦難的思想縈繞我心。我有一個預感，我很快就要打生命中最後的一場仗了。我也相信，只要我把我的悲傷，融合在耶穌的悲傷之內，我必能得解脫而找到真正的自由。

和我一同來的是里奧、馬士奧和安基魯。馬士奧是我們的總管。

我這些忠心的朋友，他們的仁慈加上清楚知道我的愛好，爲我準備了最適合的地方。他們在巖石的裂縫間架了一條小橋，這樣我可以很容易就走到我最喜歡的那一個最幽靜的角落。

里奧兄弟負責每天給我送清水和麵包來。他總是來

到橋上，說出我們約定的問候語：「我主，求你開啟我的口唇。」(詠51：17)如果我回答：「我要親口宣揚你的光榮」，他就過橋走來找我，否則他就留下食物離去。

*

九月十四日，光榮十字架慶日的前夕，我度過了可怕的一夜。我的祈禱苦澀如死亡。離開石縫回到亞西西重掌修會的誘惑，不停劇烈地侵襲着我。

到現在我才真正明白，我必須在我之內實現亞巴郎當年的犧牲：「奉獻你的兒子。」我的良心不斷重複這句話，但我狡猾的意志卻督促我採取行動。

奉獻你的兒子！

奉獻你最珍惜的——你的修會、你一生的夢想。

在那一刻，挽救我的就是有關耶穌苦難的思想。

我們必須跳出自己以解決自己的問題。這話多麼對！

我強迫自己跳出自我，結果發現自己正走向耶穌前往加爾瓦略山的道路。

和祂的苦難比較，我的算什麼？

和他的被擊敗比較，我的算什麼？

在天主子的威嚴、在降生為人的聖言的聖善之前，我算是什麼，我這個極惡的小人、執迷不悟的罪人算是什麼？

在他面前，我這小小的價值衡量表整個被推翻，我的故事變得無足輕重，我的痛苦更無關重要。

而他的臨在碩大無朋。

他的言變得更迫切。

他對我說：「方濟，接受，像我一樣接受。」

主，我接受！

「方濟，奉獻你一生的工作，像我奉獻我的一樣！

「在我受審時，每個人都背棄我。

「我感到孤獨，比你更孤獨。你在這座山上仍有忠於你的朋友。」

是的，那時我覺得應該完全忘記自己的悲傷而把自己交出來，讓基督的悲傷完全滲透我，並和他一同忍受他的。我現在仍然深切的感受得到當時從我深心，洶湧而併發出來的祈禱：

主耶穌，求你在我死前賜我兩項恩寵：

第一，使我在靈魂裡、身心裡，盡量感受你、可愛的耶穌，感受你在最艱澀的苦難中所忍受的悲痛。第二，使我在身心、在靈魂內，盡量感受你、天主子，內心所燃燒的特殊的愛。你在這熱烈的愛的驅使下，竟甘心為我們罪人，忍受這苦難。

因為他慷慨地把自己交出來，透過他這份禮物，我能超越自我的限制，經驗統治宇宙的不可見的奧秘，掌握——以我這個可憐的受造物所能掌握的——天主啟示的真愛。

生命的價值不在於所做的事而在於是否能愛。

拯救這世界的，不是我們的智慧或行動，而是我們每個人內心的天主之愛的力量。

從人的層面，基督的生活是一個失敗。但從他的愛的層面，那是使所有受造物得到新生命的偉大成就。

基督藉着為愛的死亡而把整個世界昇到生命的領域。

死亡已被克服。



我閉上眼睛任由他在我身上做他要做的事。四周靜寂無聲，甚至小鳥也停止啁啾，雖然這時已是陽光遍地的早晨。

慢慢地，非常、非常緩慢地，我感到被包圍在神秘的、絕對的擁抱之中。

我想起了聖詠一三九篇的一句：「你將我的前後包圍，用你的手將我蔭庇。」

過了一會兒，我意識到有一道很強烈的光在我面前，我睜開眼睛。

我看見一位愛的天使。他有六隻翅膀，他正專注地看着我，這是我從來沒經驗過的。

我一直都以爲愛的天使是這樣的，我很高興他這樣專注地對待我。

我也一直認爲默觀應該是這樣的，這是一種天主的啟示。

現在，有些東西深深烙進我的肌肉裡。我不知是從那裡來的。

也不知是怎樣的。

或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但我知道那是耶穌、

他使我和他的苦難融合。

他向我啟示天主的奧秘、

不，再也沒有別的啟示比這個更真實。

這就是世界創造的原因。

這就是耶穌救贖我們的原因。

這就是天父常常寬恕我們的原因。

這就是教會永遠不會在她的長征中失敗的原因。

擁抱越來越緊了。

我感到一陣尖銳的刺痛，在我雙掌、雙腳，而最厲害的是在我心裡的刺痛。

我覺得熱血正汨汨地往下流。

我再也受不住這劇烈的痛苦了；然而某種臨在卻不斷地鼓勵我，使我很快樂。

這時我明白，我已找到了真福的中心。

一切焦慮都解決了。

天堂之門已開啟。

*

我是否印上了聖五傷並不重要。

我是否被那些黑色的大釘釘傷而留下深深的傷口，也不重要。

這些只不過是象徵，應該盡量隱藏起來。最重要的是，聖神的火燄已穿透我的肌膚，這就是在加爾瓦略山上祝聖基督的聖火。

它使我永遠屬於基督。

現在我明白，在我經驗這次的奇遇和感受到這火以前，為什麼世界和我有這樣大的隔離。

不過我也明白，每個人，每一種東西都可得救。

第十二章



我的逾越

現在，死亡應該不會太遠了。此後我可以輕易地重複：

這是我等待的喜悅，
每一分痛苦都是我的歡欣。

聖神之火在我的肉體烙下的通道，使事物不可見的真實，對我變得無限的清晰。

現在，一切都回復正常。大自然的確是我所見的東西外在的標誌。

四季的變換，生與死，日出日落，每一種東西都指示着火要向我顯示的整個自然界的主题。

生與死只不過是同一件東西的兩面，喜與悲、光與暗、冷與熱都一樣。

就好像真實被一扇門分隔為二。

基督選擇了：「我是門」這個意象非常有道理。

門的兩面都是同一扇門。

地球、可見的、可觸摸的、時間和空間，都是在這一邊；天堂、不可見的、永恆的和無限的，都在另一邊。

但一切都合而為一，都是一致、合理和真實的。

這門——基督，自然地以他的愛統治這個及另一個世界，在這世界被釘，在另一個被光榮。

要得到永生而進入復活基督的光榮，人必須穿過這門，而掌管這門的開關的，是主自己。正如默示錄所記載：「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扇敞開的門，誰也不能關閉

它。」

逾越就是復活節，第一位逾越的是主基督，所以說「主的逾越」。

門這一邊的一切都有它的意義，但只能從它對另一邊的功能和涵攝而了解。

如果你不能體會這種關係，這個延續性，你就永遠不能掌握真實是什麼，你只好終生在黑暗中摸索。

暫時的東西，如果不和永恆相聯是沒有意義的，等於無物，猶如乾枯的葉子。耶穌說過：「你們不要在地球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在地上有蟲蛀，有銹蝕，在地上也有賊挖洞偷竊。」

他接着又說：「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那裡沒有蟲蛀，沒有銹蝕，那裡也沒有賊挖洞偷竊。」
(瑪 6：19-20)

基督的復活，給天父所創造、透過基督並由基督使它們完美的萬物，帶來意義和生命。

透過他，萬物擁有兩面：在這裡是被釘的，在另一邊是受光榮的。

沒有人能逃避這個事實，因此，每一個人的死亡，在現世中有悲傷的一面，在希望中有光輝的一面。

我們的逾越總是一個可怕的考驗，像面對着無邊無際，深不見底的大海——然後，喜悅的爆炸，好像你看着大海，燦然炸開層層的浪花一樣！

對天主子民，對我們也是這樣。

總是一段痛苦的等待，然後一道突然出現的光。

等待是你的，光是天主的。

接着是自由。

你永遠不能聲稱你值得承受這光和自由。

相反！

任何功勞都沒有能力把門打開。

只有白白地給予的天主之愛可以開啟這個不能打開的鎖。

「開了無人能開。」(默3：7)

但他願意門隨時開啟，因為「我來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10：10)

你曾多次問：「為什麼我還在這裡？」

回答總是一樣。

你必須學習愛。因為在門的那一邊，除了愛什麼也沒有。



當我知道我的手腳，尤其是肋膀有傷痕之後，我明白，無瑕疵的愛是什麼意思。

愛實在是一件嚴肅的事，是一個可怕的挑戰。

當我回憶過去的生活，從童年到那一刻，我發現自己一向是多麼貧乏、罪孽多麼深重。

貧乏就是在愛方面貧乏。

罪孽深重就是「你輕侮了為你而受苦的那一位。」

這種事情的壓力是可怕的。

不過，這都是事實，我們不能輕易就忘記。

跨過一個為你而死的人的屍首是一件極醜惡的事，唱着歌在為你受苦的人身邊走過，一樣可惡。

愛之律要求賠補。但我們卻把這事置諸腦後。

如果天主偶然使我們嚐嚐站在門邊發抖的滋味，我們不必驚奇，應該知道這是爲什麼。

*

一二二四年九月聖彌額爾的瞻禮後，我感到我的逾越很快就要來臨了。每一分一秒鐘都使我想起它。

因爲我已不能走路，我的告別之旅只好以驢代步。在我前面領路的是里奧兄弟。他對我一直是這樣的忠心和愛護，他是唯一能看我五傷的人。

我討厭那些帶着好奇心來看我的人。我覺得這是專爲我和里奧兄弟而有的秘密。他從我在沙蘇士比高修道時就和我在一起，一直服侍我。現在他一把就可以把我抱起來，就像抱一個瘦弱受傷的可憐人一般。

騎驢慢步而行，我很高興又見到我的安布利亞，還有馬基斯。一路上向所見的人說一兩句撫慰的話也是一件賞心樂事。

當我來到聖達彌安諾，我首先要拜訪佳蘭。我在此地逗留了一個短時期。

住在她們爲我用樹枝倚牆而搭的小屋裡，真舒服自在。與另一位壯健而和善、仔細地遵照福音的貧窮教導而生活的女子爲鄰，也真使我覺得欣慰。

只要見到佳蘭，我的一切煩惱都消除了。兄弟們有關實踐貧窮的生活是否可能的爭論，在這個人身上可找到答案。

她的委婉似乎在對人說：只要去生活、去實踐，不要光是討論。

在這個時期我還有另一個安慰。

我一直以來祈求的事有了答覆。我知道一定會有答覆的。

天主對我們太慈愛了！

這是我和亞西西主教和市長過去的爭執。

我一直爲它而痛苦，因爲它使不少人受辱。而且，在我看來，亞西西應該常是一座和平之城。

一天早晨，我想進城，里奧兄弟爲我備驢。

那五處傷口痛得厲害，但我覺得必須走一趟。

當我走近亞西西時，身邊掀起一陣多嘈雜的喧鬧啊！

朋友之愛掩蓋了我的痛苦。

多麼偉大的友誼！

我們來到了主教府前面。有人作手勢叫我進去；驢子慢慢地穿過門柵，走進前院。

我非常驚訝地發現，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主教和市長，他們都在注視着我。

我頓時明白了。他們要與我修和。

多美妙。人們快樂得流淚。

然後。我開口用我所能發出的聲音，和我的兄弟一同唱：

我主，我爲：

因祢的愛而寬恕的人，

因祢的愛而忍受虛弱與痛苦的人，

讚美祢。

安心忍受痛苦與煎熬的人真有福，

因爲祢，至高者，

將親自爲他們加冕。

*

現在是我走過那扇門的時候了。

我一直都不怕基督，自從在聖達彌安諾得到啟示後，我更加覺得基督是我真正親密的好朋友。

我甚至可以說：在我看來，生活原是基督，
死亡乃是利益(斐1：21)。

保祿對斐理伯人說的這些話，對我一直是很大的幫助。現在它們給我帶來勇氣。

不過，此刻，我覺得越來越衰弱。

羣醫在我身邊打轉。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我纏綿床第。

休格主教要我搬到他的府邸去養病，並特別爲我而到嘉加諾山——那時因爲聖彌額爾祭壇而著名——朝聖。

但我覺得那扇門已打開了。

我喜歡背誦聖詠一四二篇，特別因爲詩篇鏗鏘有力的詩句，已經成了我連續的禱詞：「求你引領我出離監牢」(詠142：7)。

不錯，這就是我臨終的祈禱。

不過現在，我的思想又回到我自己的詩篇，我生命的詩篇裡來了，用我的禿筆，浸在我故鄉的田園之美內而寫成的「受造物之歌」。

這首讚歌還剩下最後一段沒有寫好，我現在就把它續完：

我主，爲死亡姐姐，我讚美祢，
任何生物都不能逃避她的擁抱。

可憐那些必須死於大罪的人，他們是不幸的！

可慶是承行祢聖意的人，他們真有福！

第二次的死亡將不能損害他們。

讚美我主，感謝祂，

虔敬事奉祂。

當我感到時辰已到，我要求兄弟們把我抬到柏西安克拉，我所屬的堂區、所偏愛的教堂、我的修會的伯利恆、我直覺天主的仁慈與寬恕之處。

在我們穿過亞西西前往的途中，我請求在痲瘋病院停留一會兒。

我請求把我的担架朝向亞西西城的方向放在地上。我要祝福這座城市。我哭泣、痛苦，但我也感到快樂。

願天主降福你，聖潔的城。

因為透過你，許多靈魂將會得救，

在你之內，將有無數天主的僕人歇息，

許多人將從你這裡被選進入永生之領域。

（注：此祝福的拉丁文刻於Porta Nuova上方）

祝福後，我垂下手臂，平放在担架上，忽然有一個很美好的思想襲上心頭。

我已看不見城樓了，但在呼吸之間，我仍能和它們息息相通。

我不能望見蘇巴西奧，但我仍能感受它的色彩。

我想。

至高者曾為我、方濟開了一個特例，但這是怎樣的一個特例呀！

聖經上寫着：「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鄉、本族和本家外，是沒有不受尊敬的。」(谷6：4)

聖經這段話，主要在說出一些人所忍受的，被拒絕的痛苦。

耶穌經驗過被他的故鄉納匝肋拒絕的痛苦。

耶穌卻爲我開了一個特例。

亞西西並沒有拒絕我。相反，它愛我。我也深愛這座小城，這可愛、柔美而友善的小城。

之後，我被抬到柏西安克拉。在此，所有的熱情愛護，都凝聚在我身上，我成了人們關注的中心，我願在此寫我自己的逾越。

那是十月第三個星期六。一個很好的徵兆！

現在我差不多全瞎了，我眼睛的生命已結束。

我聽到許多兄弟圍在我身邊。多大的一羣！多奮發的一羣！充滿多少期待的一羣！

好像在參與一次盛大的慶禮。好像就住在一座主教座堂裡。

我好像是慶典的主禮。我請他們把我抬到屋外一棵樹底下。

他們把我抬出屋外。

現在我肉眼所看不見的受造物，都圍在我身邊，溫柔地和我說話。

牠們似乎和我這羣心力交瘁的兄弟一起祈禱。

當我意識到我的時辰終於來臨，我命令他們脫去我的衣服，使我赤裸地躺在光禿禿的土地上。

我說「命令」，因爲不容易使他們服從。

一般人總認為「過去」、「越過」是陌生的、不可能的，不合宜的，避之則吉。但不是這樣，事實上，我歡迎它。

潮濕的土地使我舒服些，它好像那熟悉的擁抱，逐漸聚攏，又再把我包裹起來了。

但現在，這擁抱對我已沒有意義。

我在等待的，是祂，我至高的主的真正擁抱。

我越過那扇門。我似乎聽到合唱團的歌聲。

也許是天神聖瑪利亞教堂的天使在唱歌。這一直是我最喜愛的教堂。

與聖方濟亞西西同禱

——根據聖人的語錄及禱文而編的簡短
日課經

我嘗試把方濟亞西西帶回給你。希望此舉相當成功，並已使聖人相當接近你了。

我很容易感受到他就在我身邊，像活人一般和我講話；因為愛使我自然傾向他和他普遍的訊息。

我說過，方濟是在我們每個人心裡。

我很想把這本小書題名為：我的方濟，這會更貼切。不過，我想你們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稱此書為：我的方濟。

以「我，方濟」作為書名，我的確有點不明智。請你多多包涵，因為我希望方濟已經原諒我了；無論如何，現在，我的勞苦已告一段落，他，這位經常深切祈禱的人，邀請我和他同唸他的一些禱文（作為一種補贖，或獎賞，誰知道呢？）

我從不同的出處摘錄他的禱文而把它們編輯起來，我承認這樣做，不免有推論之嫌，不過，禱文的確一字一句都是他自己的。同時——一個積習已深的隱修士——我按隱修士祈禱的方式，把禱文編成日課經的形式，作為一份由他，方濟這位生活在祈禱中的人所寫的日課經。

說這些禱文很美是不必要的。這是由一位聖人作的禱文。

聖詠部分當然是取自聖經，但他按照他的反省和心態重新安排過。在每一節的禱文中，包括聖詠和取自他所寫的文章的片斷及一篇禱文。

我們可以在一天之內唸完各節所錄的經文或分開幾天唸完。最主要的是保持心靈平安，以寧靜的心情誦唸。

邀請歌 讚美至高者

——致里奧兄弟的信

主、天主，祢是神聖的施行奇蹟者。

祢是強健的。

祢是偉大的。

祢是至高者。

祢是全能的；我們唯一的聖父，天地的君王。

祢，主、天主，三位一體，

是我們的善。

祢，主、天主，是萬善，是我們的至善——生活真實的主、天主。

祢是愛與仁慈。

祢是智慧。

祢是謙虛。

祢是忍耐。

祢是安全。

祢是平安。

祢是喜樂與幸福。

祢是公義與節制。

祢是豐盈與滿全。

祢是美。

祢是溫柔。

祢是我們的保護。

祢是我們的守護和抵禦。

祢是我們的力量。

祢是我們的更新。

祢是我們的希望。

祢是我們的信德。

祢是我們的甘飴。

祢是我們的永生，偉大和可欽崇的主、全能天主、仁慈的救主。



聖詠

請眾向助佑我們的天主歡舞，你們要鼓掌歡騰(詠81：1；47：1)。

因上主至大至尊，可敬可畏，他是統治宇宙的偉大君主(詠47：2)。

因為天上的父，我們自古以來的君王，將祂的愛子賜予我們，使他誕生於萬福童貞瑪利亞(參閱若3：16；尼西亞信經)。

他要稱讚我說：「你是我的大父。」我也要立定他爲首生子，他高出世上所有的君主(詠89：26-27)。

但願上主在白晝頒賜他的恩愛慈惠，我夜間向賜我生命的天主歌頌讚美(詠42：9)。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爲此鼓舞喜歡(詠118：24)！

因爲有一個嬰孩爲我們誕生了，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們，用襁褓裹着，放在馬槽裡，因爲客棧沒有空房(依9：5；路2：7)。

「天主受享光榮於高天，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路2：14)。

願諸天歡樂，願大地踴躍，願海及其中的一切怒號！原野及其中的一切都要舞蹈，森林中的一切樹木各顯歡樂(詠96：11-12)。

請衆齊向上主歌唱新歌，普世大地向上主謳歌！請向上主歌唱，讚美他的聖名(詠96：1-2)。因爲上主偉大，應受讚美，惟他超越衆神，可敬可畏(詠96：4)。

各民族，請將光榮歸於上主，各家各戶，請將威能歸於上主。請將主名的光榮歸於上主(詠96：7-8)！

把你們的生命獻給天主，背負祂的十字架；盡量實踐祂的誠命(參閱羅12：1；路14：27)。

閱讀 德行讚

我向你致敬，莊嚴的智慧。願主以你純潔和神聖的簡樸姐妹保衛你。

神聖的貧窮夫人！願天主守護妳和妳神聖的謙虛姐

妹。

我虔誠的貞潔夫人！願主保護妳和妳神聖的服從姐妹。

願主保護妳們、全體神聖的德行，因為他是妳們的根源和力量。

世上任何人，如果他不死於自己，他絕不可以擁有妳們。

擁有妳們之一而不違反其他的，就是擁有妳們全體。

冒犯妳們之一就是冒犯和失去妳們全體。

妳們之中的任何一個都能驅逐邪惡和罪。

神聖的智慧擊破撒旦和他的詭計。

神聖和純潔的簡樸，擊破俗世和肉身的智慧。

神聖的貧窮擊破貪慾、貪婪和俗世的迷戀。

神聖的謙虛擊破驕傲、所有俗世的人和物。

神聖的貞潔擊破一切肉體的誘惑、魔鬼和一切人性的恐懼。

神聖的服從擊破肉體和現世的慾望，使身體提高警覺。使我們向聖神和我們的兄弟臣服。使我們順服現世的所有人，而且不只是人，甚至包括動物和野獸，接受他們在主的許可下對我們所做的一切。

禱文（聖方濟寫給修會大會的信）

全能、永生、公義和仁慈的天主，

請將智慧賜給我們、這些可憐的人們，使我們按照祢的旨意，執行我們所掌握的、祢的旨意，

常做祢所欣悅的事：
使我們的靈魂淨化，
心地光明，
內心燃燒着聖神的熱火，
使我們能步武祢的聖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使我們能藉祢的恩寵，只藉祢的恩寵，
來到祢、至高者台前。
因為祢、全能的天主，
在圓滿的三位一體和簡明的共融中，
永生、永王和永受光榮。亞孟。

讚美經

聖詠 太陽歌

至上全能的好天主，
讚美、光榮、聲譽和一切稱頌都是祢的：
只有祢——至上者——才堪當承受；
任何人均不堪當呼號祢。

我的天主，願祢因一切受造，
尤其因尊貴的太陽哥哥而受讚美：
他給我們帶來白晝和光明，
他是美麗的，光輝燦爛的；
至上的主宰，他正象徵着祢！

我的天主，願祢因月亮和星辰姊姊而受讚美：
因為祢創造了她們在天上，
又光亮、又可愛、又美麗。

我的天主，願祢因風哥哥，
因空氣、雲霧、晴天和一切氣候而受讚美：
因為祢藉着他們維持祢諸受造的生命。

我的天主，願祢因水姊姊而受讚美：
因為她是極有用的、謙下的、寶貴和純潔的。

我的天主，願祢因火哥哥而受讚美，
因為祢藉着他光照黑夜：
他是美麗的、愉快的、剛強的和猛烈的。

我的天主，願祢因我們的大地母親而受讚美，
因為她養活和治理我們，
產生各種的果實和彩色美麗的花草。

我的天主，願祢因那些為愛祢而寬恕他人，
且忍受疾病憂苦的人而受讚美：
安靜地吃苦的人是有福的，
他必被祢——至上者——冠以榮冠。

我的天主，願祢因肉體的死亡姊姊而受讚美，
這是任何人也不能逃脫的：
身負死罪而逝世的人是有禍的；
但是，
遵行天主聖意而死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來日的第二次死亡不能傷害他。

你們讚美稱頌我的天主吧！

請你們以極度謙誠感謝事奉祂！

閱讀（聖方濟的遺囑）

主這樣賜予我，方濟小兄弟做補贖的機會：當我仍然有罪時，我覺得直視痲瘋病人是一件極難受的事；主領我到他們羣中，我和他們一齊感受天主的仁慈。

此後，每當我與他們共處，以前在我看來是難受的事，竟變成精神方面和身體方面的甘美。

禱文 苦像前的祈禱

至崇高至榮耀的天主，
請光照我的心靈。
賜我永遠不動搖的信仰，
確定的希望，
完全的愛，
博大精深的謙虛、智慧和知識，
使我能遵守祢的誡命。亞孟。



聖詠

上主，我託庇於你，使我永不受羞恥！求你照你的正義解救我，求你側耳聽我，並拯救我(詠71：1-2)。

求你作我避難的石壁，獲救的堡壘；……因為，我主上主，你是我的期望，你是我自幼唯一的仰仗(詠71：3-5)。

我自從在母胎中，就仰賴了你，尚在母懷中，你就是我的託庇；我全心的希望，時時寄托於你(詠71：6)。

我要滿口讚頌你，我要終日稱揚你(詠71：8)。

上主，求你照你和藹的慈愛俯允我，求你按你深厚的仁慈眷顧我(詠69：17)。

求你不要向你的僕人隱藏你的慈顏，因為我正處在困厄中，求你從速垂憐(詠69：18)。

上主，我的磐石，……我的堡壘，我的救主，他應該常受頌讚(詠144：1-2)！

我的力量，我只有向你歌唱，因為你是天主，是我的保障。你是我的天主，你對我慈祥(詠59：18)。

閱讀

那些願意把他們所有的一切送給窮人，自己只剩下一件長袍、內褲，並用一根繩子作腰帶的人，他們這一生也不會要求別的什麼東西。

我們修道人士像所有的神職人員一樣唸日課經。我們也極願意留在教會內，我們都非常簡樸，願意服從所有的人。我喜歡工作，喜歡用我雙手工作：我非常希望

其他兄弟從事正當的工作，不要爲愛錢，應爲了樹立勤奮的表樣而工作。

禱文（默想聖傷）

我主耶穌基督，
爲你向我表示的，
這偉大的愛和仁慈，
我多謝你。
我了解這是一個深摯的愛的標記，
當主懲罰他的僕人，
在俗世所做的種種錯事時，
他這樣做無非要避免在另一世界懲罰他。
幸好我已準備妥當，
接受一切考驗，
接受一切因爲我的罪，
天主讓我承受的磨難。



聖詠

萬民，你們要鼓掌歡騰，也要向天主歡呼祝慶！因上主至大至尊，可敬可畏，他是統治宇宙的偉大君主（詠47：1-2）。

天主，從古以來是我的君主，是他在人間實行了救助（詠74：12）。

願諸天歡樂，願大地踴躍，願海及其中的一切怒號！原野及其中的一切都要舞蹈，森林中的一切樹木各顯歡樂（詠96：11-12）。

請衆齊向上主唱新歌，普世大地，請向上主謳歌！請向上主歌唱，讚美他的聖名，一日復一日地，宣揚他的救恩。請在列邦中，傳述他的光榮，請在萬民中，宣揚他的奇功。因爲上主偉大，應受讚美，惟他超越衆神，可敬可畏（詠96：1-4）。

各民各族，請將光榮歸於上主，各家各戶，請將威能歸於上主。請將主名的光榮歸於上主（詠96：7-8）。

把你的生命獻給他，背負他的十字架：盡量實踐他的誠命（參閱路14：27）。

普世大地，要在他面前顫抖！請在萬民中高呼：上主爲王（詠96：9-10）。

他升了天，坐在天主、至聖聖父的右邊（參閱厄4：10；尼西亞信經）。

天主，願你在天上備受舉揚，願你在地上彰顯榮光（詠57：12）。

原野及其中的一切都要舞蹈，森林中的一切樹木各顯歡樂，在上主面前歡樂，因爲他已駕臨，因爲他已駕臨，要統治大地乾坤（詠96：12-13）。

閱讀（聖方濟的遺囑）

過去天主使我信任司鐸，現在也一樣。司鐸按照羅馬教會所規定的方式生活，因為他們的神職，如果我受迫害，我會向他們求助。即使有超過撒羅滿王的智慧，在貧窮和謙虛的堂區司鐸面前，沒有得到他們的許可，我不會在堂區講道。

我敬畏和愛他們和他們所有的兄弟，像尊敬我的主人一樣尊敬他們。

禱文 (Ubertino da Casale, *Arbor Vitae Crucifixae Jesu*, Book V. Chapter 4)

主，我求祢：
以祢熾熱而又柔和的愛，
從世物的羈絆中，
攫奪我的靈魂，
好使我為愛祢的愛而死，
因祢曾紆尊降貴，
為愛我的愛而死。



聖詠

願上主在憂患之日，俯允你，願雅各伯天主的名，保佑你！願他從聖所救護你，願他由熙雍扶助你！願他追念

你的一切祭獻，願他悅納你的全燔祭獻(詠20：1-4)。

我們要因你的勝利而歡舞……我們只以上主，我們天主的名自誇(詠20：6，8)。

願他滿全你心中的志願！如今我知道上主已派遣祂的聖子耶穌基督來，他將按照世界的作為審判它(詠20：5；若3：16-17)。

上主將是受迫害者的碉堡，作他困厄中的及時避難所。凡認識你的名號的人，必仰望你，上主尋覓你的人，你必不擯棄(詠9：10-11)。

我要稱頌你，上主我的天主，因為只有你是我的碉堡，是我困厄時日的避難所(詠59：17)。

因為你是天主，是我的保障。你是我的天主，你對我慈祥。

閱讀 致人民的統治者

世界各國的長官、領事、法官、總督、和所有閱讀此信的人，方濟兄弟、你們在主、天主內無用的僕人，向你們致候，並祝福你們平安。

你們應該常常提醒自己，死亡之日一天一天地逼近。因此，我懇切地求你們，不要忘記主，無論你們在世上受到怎樣的困擾，世事給你們多少的羈絆、焦慮，也不要忘記主。

服從祂的誡命，因為所有遠離主和忘記祂的誡命的人，都必受指責和被祂遺忘。在死亡之日來臨時，他們一向認為屬於他們自己的，將要全部被奪去。他們在這

一生享受越多的智慧和權力，他們在地獄就要忍受越多的酷刑。

因此，我的各位主人，這是我的勸告。放下一切的羈絆和焦慮，為紀念主耶穌基督，虔誠地去領受他至聖的聖體聖血。

負責督促你所管轄的人民恭敬天主，每天傍晚，安排一個報訊者或用其他的方法，召集全體人民向全能的主、天主謝恩和讚美。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在最後審判時，你必須在耶穌基督、你的主和天主面前解釋。

那些抄錄此信，並實行信上的建議的，他們必定得到天主的降福。

禱文 (Anonymus Perugianus, 10)

主、天主，
光榮的天父，
我們懇求祢，
仁慈地指示我們應做的事。



聖詠

求你憐憫我，天主，求你憐憫我，因為我的靈魂，一心向你投靠(詠57：2)。

投靠到你翅翼的蔭庇下，等待一切凶禍過去才罷
(詠57：2)。

我向至高者天主呼救，呼求施惠於我的天主(詠
57：3)。

願天主自天賜下慈愛，並賜下忠實，拯救我，卻對
追趕我的人加以凌嗤(詠57：4)。

願天主自天賜下慈愛，並賜下忠實。他由高處伸手
將我拉住，他由洪水中將我提出，救我脫離了我的敵
手，擺脫了強於我的仇讎。他們為我的腳設下了羅網，
要我的性命；在我前面挖掘了陷阱，自己反跌入其中
(詠57：4；18：17—18；57：7)。

天主，我的心已準備妥當，我的心已準備妥當，我
願意去歌彈詠唱(詠57：8)。

我的靈魂，你要醒起來，七絃和豎琴，要奏起來，
我還要把曙光喚起來(詠57：9)。

上主，我要在萬民中讚美你，上主我要在列邦中歌
頌你。因為你的大愛高越諸天，你的忠信直達霄漢(詠
57：10-11)。

天主，願你在天上備受舉揚，願你在地上彰顯榮光
(詠57：12)。

閱讀 (取自「小花」)

方濟兄弟和馬士奧兄弟抵達小村莊時已相當飢餓，
他們便按照會規，為天主之愛乞討他們的食物；方濟兄
弟和馬士奧兄弟分別選了兩條不同的路。但因為聖方濟

態度謙虛，身裁矮小，那些不認識他的人，只把他當作一個卑微的貧民，所以只有少數人不耐煩地打發他走時給他一些乾麵包碎片；可是馬士奧兄弟卻不同，因為他生得高大英俊，人們都願意給他好的麵包，大片大片的，甚至還有一個完整的麵包呢。

收集了他們所能乞得的食物後，他們來到約定的地點分享他們的食物。他們來到村外一條美麗的溪水邊，把他們乞得的食物放在一塊平滑的大石上。聖方濟看見馬士奧兄弟所得的食物，比他自己的多又好，非常高興地說：「馬士奧兄弟，我們實在不配得到這樣的一個寶藏！」他重複這句話好幾遍，直到馬士奧兄弟忍不住問他：「父親，這些東西怎能稱得上是寶藏呢？我們是這樣窮，這只不過是基本生活所需而已。我們既沒有桌布、刀、叉、碗、碟，也沒有房屋、桌子、管家或女僕！」聖方濟回答：「這就是我所說的寶藏：我們這裡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人所供應而是天主所賜的，例如，我們乞得的這些麵包、這些可作為桌子用的大石、這個明媚的春天。因此，我實在嚮往神貧的寶藏，天主自己竟成了奴僕，這樣高貴的一件事，應該獲得我們全心的擁護和熱愛。」然後，他們一同祈禱，吃過麵包和清水，在體力得到補充後，他們就起程前往法國。

禱文

主，我求祢：

以祢熾熱而又柔和的愛，

從世物的羈絆中，
攫取我的靈魂，
好使我為愛祢的愛而死，
因祢曾紆尊降貴，
為愛我的愛而死。

申正經(晚禱)

聖詠

請眾向上主歌唱新歌，因為他行了奇事。他的右手和他的聖臂，為他獲得了力量，拯救父所祝聖的人們(詠98：1；參閱若10：36)。

上主已經宣佈了自己的救恩，將自己的正義啟示給萬民(詠98：2)。

但願上主在白晝頒賜他的恩愛慈惠，我夜間向賜我生命的天主歌頌讚美(詠42：9)。

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詠118：24)。

奉上主之名而來的應該受讚頌……天主是上主，他給我們光明(詠118：26-27)。

願諸天歡樂，願大地踴躍，願海及其中的一切怒號！原野及其中的一切都要舞蹈，森林中的一切樹木各顯歡樂(詠96：11-12)。

各民各族，請將光榮歸於上主，各家各戶，請將威

能歸於上主。請將主名的光榮歸於上主(詠96：7-8)！

世上的王國，請向天主歌唱；請向在諸天之上的主歌唱。

請聽，聆聽祂威嚴的聲音；爲以色列光榮天主：祂的力量，祂的尊嚴，在雲彩之上。

閱讀 論真正和圓滿的喜樂

有一天，在天神聖瑪利亞附近，聖方濟叫里奧兄弟來對他說：「里奧兄弟，寫吧。」里奧兄弟說：「好的，我已準備好了。」「寫，」他說：「真正的喜樂是什麼？」

「有一個使者來說，巴黎所有的大師都加入我們的修會了。寫：『這不是真正的喜樂。』或者，所有的高級神職人員、總主教、主教都加入了修會——法國和英國的王國也一樣。寫：『這不是真正的喜樂。』同時，如果你聽到消息說，我的兄弟向異教人傳教，使他們全都歸化，接受信仰；或者，我得到天主的特恩，能治愈病人和行許多奇蹟；我告訴你，即使這些也不是真正的喜樂。

「那麼，什麼是真正的喜樂呢？」

「假定，我在半夜從蒲魯基亞抵達此處。那個冬天的深夜，又濕又冷，道路上的泥水，濺在我的長袍邊上，都結了冰。我一面走，結了冰的袍邊不斷拂在小腿上，打得我一雙小腿皮破血流。而我，就這樣一身泥漿，又冷又倦地回到修院來敲門。好久，才有一位兄弟出來問：『是誰！』我回答：『方濟兄弟。』他說：『走

開，現在不是適當的時候，你不能進來。』我堅持着，他說：『走開，你這個蠢人、傻瓜。你再也不能到這裡來，我們不需要你這種人。』我仍然站在門外，懇求說：『爲了天主的愛，就收留我一夜吧！』他回答：『不行。到窮人收容所去吧。』

「現在，如果我有耐心，不會變得心煩意亂，我告訴你，這就是真喜樂，這是真正的德行和靈魂的救贖。」

禱文（聖方濟的遺囑）

我們崇拜你，主耶穌基督，
在此處和全世界所有的教堂裡，
我們光榮你，
因爲你藉着
神聖的十字架，
救贖了世界。



祢是多麼偉大！
永恆的主：
至善、智慧和威嚴。
祢竟紆尊降貴造訪我，
這個卑微的人，
這個可憐蟲？

聖詠

上主！我稱頌你，至聖聖父，天地的君王，我感謝你，因為你安慰了我（參閱依12：1；瑪11：25）。

請看，天主是我的救援。我依靠他，決不畏懼（依12：2）。

上主是我的力量與勇敢，他也始終作了我的救援（詠118：14）。

上主，你的右手大顯神能，上主，你的右手擊碎了敵人。以你無比的威嚴，毀滅了你的敵人（出15：6-7）。

卑微的人們，你們要觀看，並要喜慶，尋求天主的人，你們的心必要興奮。願上天下地都歌頌讚美他，海洋和一切水族都稱揚他！因為天主要拯救熙雍，建造猶大的城池：使他的僕人住在那裡，並佔有作為基地。他僕人的後裔將要承繼此邑，愛慕他名的人也要住在這裡（詠69：33，35-36）。

閱讀（聖方濟的遺囑）

主使我對教會懷着這樣大的信心，以致我只是單純地崇拜他說：「我們崇拜你，主耶穌基督，在此處和在全世界所有的教堂裡，我們光榮你，因為你藉着神聖的十字架，救贖了世界。」

禱文（默想聖傷）

我主耶穌基督，
求你在我死前，
賜我兩項恩寵：
使我在靈魂裡、身心裡，
盡量感受你、可愛的耶穌，
感受你在最艱澀的苦難中所忍受的悲痛。
使我在靈魂裡、身心裡，
盡量感受你、天主子，
內心所燃燒的，
特殊的愛。
你在這熱烈的愛的驅使下，
竟甘心為我們罪人，
忍受這苦難。

向聖母瑪利亞致敬 (Opuscula, 123)

萬福聖母，
至聖母后，
瑪利亞，天主之母，
卒世童貞；
在天之父特別召選了你，
至聖聖父偕同至聖愛子，
和施慰者聖神祝聖你。

賜予你，在你內，
滿被恩寵和至善。
祂的聖所，萬福。
祂的約櫃，萬福。
祂的居屋，萬福。
祂的衣袍，萬福。
祂的婢女，萬福。
祂的母親，萬福。

至聖之德，萬福，你
藉天主的恩寵，
聖神的靈感，
長伴信眾心神。
從此，再不喪失信仰，
今後，永為天主忠僕。

作者卡羅·加勒度是耶穌小兄弟會的一位修士。他現在意大利安比連山區隱修，度絕對靜默的祈禱生活。

在這部不尋常的書裡，作者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介紹聖方濟亞西西的神修精華，透過聖人與讀者的對話傳達聖方濟給我們現代人的訊息。以獨白的語法，向讀者展示聖人的內心生活，帶領我們迂迴曲折地踏上聖人的心路歷程，一一為我們指點聖人靈修境界中的崇山峻嶺和奇峯秀巒。作者又透過聖人的自省，帶出現代人所面對的文化與社會、生活與靈修問題。最後將聖人所作的禱文，編成日課經，使讀者、作者、聖方濟亞西西在祈禱中相聚、共融。

ISBN 962-8909-19-3



9 789628 909193

31

¥ 17.60